三國志

五



荀彧荀攸賈詡傳第十　　魏書　　三國志十

荀彧傳

荀彧字文若潁川潁陰人也祖父淑字季和朗陵令當漢順桓之間知名當世有子八人號曰八龍彧父緄濟南相叔父爽司空續漢書曰淑有高才王暢李膺皆以為師為朗陵侯相號稱神君　張璠漢紀曰淑博學有高行與李固李膺同志友善拔李昭於小吏友黃叔度於幼童以賢良方正徵對策譏切梁氏出補朗陵侯相卒官八子儉緄靖燾汪爽肅敷爽字慈明幼好學年十二通春秋論語耽思經典不應徵命積十數年董卓秉政復徵爽爽欲遁去吏持之急詔下郡即拜平原相行至宛陵又追拜光祿勳視事三日策拜司空爽起自布衣九十五日而至三公淑舊居西豪里縣令苑康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署其里為高陽里靖字叔慈亦有至德名幾亞爽隱居終身　皇甫謐逸士傳或問許子將靖與爽孰賢子將曰二人皆玉也慈明外

朗叔慈内潤

彧年少時南陽何顒異之曰王佐才也

典略曰中常侍唐衡欲以女妻汝南傅公明公明不娶轉以與彧父緄慕衡勢為彧娶之彧為論者所譏　臣松之案漢記云唐衡以桓帝延熹七年死計彧于時年始二歲則彧婚之日衡之沒久矣慕勢之言為不然也臣松之又以為緄八龍之一必非苟得者也將有逼而然何云慕勢哉昔鄭忽以違齊致譏雋生以拒霍見美致譏在於失援見美嘉其慮遠並無交至之害故得各全其志耳至於閹豎用事四海屏氣左悺唐衡殺生在口故于時諺云左廻天唐獨坐言威權莫二也順之則六親以安忤違則大禍立至斯誠以存易亡蒙恥期全之日昔蔣詡姻于王氏無損清高之操緄之此婚庸何傷乎

永漢元年舉孝廉拜守宮令董卓之亂求出補吏除亢父令遂棄官歸謂父老曰潁川四戰之地也天下有變常為兵衝宜亟去之無久留鄉人多懷土猶豫會冀州牧同郡韓馥遣騎

迎之莫有隨者彧獨將宗族至冀州而袁紹已奪馥位待彧以上賓之禮彧弟諶及同郡辛評郭圖皆為紹所任彧度紹終不能成大事時太祖為奮武將軍在東郡初平二年彧去紹從太祖太祖大悅曰吾之子房也以為司馬時年二十九是時董卓威陵天下太祖以問彧彧曰卓暴虐已甚必以亂終無能為也卓遣李傕等出關東所過虜略至潁川陳留而還鄉人留者多見殺略明年太祖領兖州牧後為鎮東將軍彧常以司馬從興平元年太祖征陶謙任彧留事

會張邈陳宮以兗州反潛迎呂布布既至邈乃使劉翊告彧曰呂將軍來助曹使君擊陶謙宜亟供其軍食衆疑惑彧知邈爲亂即勒兵設備馳召東郡太守夏侯惇而兗州諸城皆應布矣時太祖悉軍攻謙留守兵少而督將大吏多與邈宮通謀惇至其夜誅謀叛者數十人衆乃定豫州刺史郭貢帥衆數萬來至城下或言與呂布同謀衆甚懼貢求見彧彧將往惇等曰君一州鎮也往必危不可彧曰貢與邈等分非素結也今來速計必未定及其未定說之縱不爲用

可使中立若先疑之彼將怒而成計貢見彧無
懼意謂鄄城未易攻遂引兵去又與程昱計使
說范東阿卒全三城以待太祖太祖自徐州還
擊布濮陽布東走二年夏太祖軍乘氏大饑人
相食陶謙死太祖欲遂取徐州還乃定布彧曰
昔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根固本以制
天下進足以勝敵退足以堅守故雖有困敗而
終濟大業將軍本以兖州首事平山東之難百
姓無不歸心悅服且河濟天下之要地也今雖
殘壞猶易以自保是亦將軍之關中河內也不

可以不先定今以破李封薛蘭若分兵東擊陳
宮宮必不敢西顧以其閒勒兵收熟麥約食畜
穀一舉而布可破也破布然後南結揚州共討
袁術以臨淮泗若舍布而東多留兵則不足用
少留兵則民皆保城不得樵採布乘虛寇暴民
心益危唯鄄城范衞可全其餘非己之有是無
兗州也若徐州不定將軍當安所歸乎且陶謙
雖死徐州未易亡也彼懲往年之敗將懼而結
親相爲表裏今東方皆以收麥必堅壁清野以
待將軍將軍攻之不拔略之無獲不出十日則

十萬之衆未戰而自困耳臣松之以爲于時徐州未平兖州又叛而云十萬之衆雖是抑抗之言要非寡弱之稱蓋知官渡之役不得云兵不滿萬也前討徐州威罰實行曹瞞傳云自京師遭董卓之亂人民流移東出多依彭城間遇太祖至坑殺男女數萬口於泗水水爲不流陶謙帥其衆軍武原太祖不得進引軍從泗南攻取慮雎陵夏丘諸縣皆屠之雞犬亦盡墟邑無復行人其子弟念父兄之恥必人自爲守無降心就能破之尚不可有也夫事固有棄此取彼者以大易小可也以安易危可也權一時之勢不患本之不固可也今三者莫利願將軍熟慮之太祖乃止大收麥復與布戰分兵平諸縣布敗走兖州遂平

建安元年太祖擊破黃巾漢獻帝自河東還洛

陽太祖議奉迎都許或以山東未平韓暹楊奉
新將天子到洛陽北連張楊未可卒制或勸太
祖曰昔高祖東伐爲義帝縞素而天下歸心自
天子播越將軍首唱義兵徒以山東擾亂未能
遠赴關右然猶分遣將帥蒙險通使雖禦難于
外乃心無不在王室是將軍匡天下之素志也
今車駕旋軫義士有存本之思百姓感舊而增
哀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民望大順也秉至公
以服雄傑大略也扶弘義以致英俊大德也天
下雖有逆節必不能爲累明矣韓暹楊奉其敢

爲害君不時定四方生心後雖慮之無及太祖遂至洛陽奉迎天子都許天子拜太祖大將軍進彧爲漢侍中守尚書令常居中持重典略曰彧折節下士坐不累席其在臺閣不以私欲撓意彧有羣從一人才行實薄或謂彧以君當事不可不以某爲議郎邪彧笑曰官者所以表才也若如來言衆人其謂我何邪其持心平正皆類此太祖雖征伐在外軍國事皆與彧籌焉典略曰彧爲人偉美又平原禰衡傳曰衡字正平建安初自荊州北游許都恃才傲逸臧否過差見不如己者不與語人皆以是憎之唯少府孔融髙貴其才上書薦之曰淑質貞亮英才卓犖初涉藝文升堂覩奧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暫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弘羊心計安世默識以衡準之誠不足怪衡時年二十四是時許都雖新建尚饒人士衡嘗書一刺懷之字漫滅而無所適或問之曰何不從陳長文司馬伯達乎衡曰卿欲使我從屠沽兒輩也又問曰當今許中誰最可者衡曰大兒有孔文舉小兒有楊德祖又問曹公荀令

君趙盪冠皆足蓋世乎衡稱曹公不甚多又見荀有儀容趙
有腹尺因荅曰文若可借面吊喪稚長可使監厨請客其意
以爲荀但有貌趙健啖肉也於是衆人皆切齒衡知衆不悅
將南還荊州裝束臨發衆人爲祖道先設供帳於城南自共
相誡曰衡數不遜今因其後到以不起報之及衡至衆人皆
坐不起衡乃號咷大哭衆人問其故衡曰行屍柩之間能不
悲乎衡南見劉表表甚禮之將軍黃祖屯夏口祖子射與衡
善隨到夏口祖嘉其才每在坐席有異賓介使與衡談後衡
驕蹇荅祖言俳優饒言祖以爲罵己也大怒顧伍伯捉頭出
左右遂扶以去拉而殺之 臣松之以本傳不稱或容貌故
載典略與衡傳以見之又潘勗爲或碑文稱或瓌姿奇表張
衡文士傳曰孔融數薦衡於太祖欲與相見而衡疾惡之意
常憤懣因狂疾不肯往而數有言論太祖聞其名圖欲辱之
乃錄爲鼓吏後至八月朝大宴賓客並會時鼓吏擊鼓過皆
當脫其故服易着新衣次衡衡擊爲漁陽參撾容態不常音
節殊妙坐上賓客聽之莫不慷慨過不易衣吏呵之衡乃當
太祖前以次脫衣裸身而立徐徐乃着褌帽畢復擊鼓參撾
而顏色不怍太祖大笑告四坐曰本欲辱衡衡反辱孤至今
有漁陽參撾自衡造也融深責數衡并宣太祖意欲令與太
祖相見衡許之曰當爲卿往至十月朝融先見太祖說衡欲

求見至日晏衡着布單衣疏巾復坐太祖營門外以杖捶地數罵太祖太祖勅外廐急具精馬三匹并騎二人謂融曰禰衡豎子乃敢爾孤殺之無異於雀鼠顧此人素有虛名遠近所聞今日殺之人將謂孤不能容今送與劉表視卒當何如乃令騎以衡置馬上兩騎扶送至南陽　傅子曰衡辯於言而尅於論見荊州牧劉表日所以自結於表者甚至表悅之以爲上賓衡稱表之美盈口而論表左右不廢繩墨於是左右因形而譖之曰衡稱將軍之仁西伯不過也唯以爲不能斷終不濟者必由此也是言實指表智短而非衡所言也表不詳察遂疏衡而逐之衡以交絕於劉表智窮於黃祖身死名滅爲天下笑者譖之者有形也

太祖問彧誰能代卿爲我謀者彧言荀攸鍾繇先是彧言策謀士進戲志才志才卒又進郭嘉太祖以彧爲知人諸所進達皆稱職唯嚴象爲揚州韋康爲涼州後敗亡三輔決錄曰象字文則京北人少聰博有膽智以督軍御史中丞詣揚州討袁術會術病卒因以爲揚州刺史建安五年爲孫策廬江太

守李術所殺時年三十八象同郡趙岐作三輔決錄恐時人不盡其意故隱其書唯以示象　康字元將亦京兆人孔融與康父端書曰前日元將來淵才亮茂雅度弘毅偉世之器也昨日仲將又來懿性貞實文敏篤誠保家之主也不意雙珠近出老蚌甚珍貴之端從涼州牧徵為太僕康代為涼州刺史時人榮之後為馬超所圍堅守歷時救軍不至遂為超所殺仲將名誕見劉邵傳自太祖之迎天子也袁紹內懷不服紹既并河朔天下畏其彊太祖方東憂呂布南拒張繡而繡敗太祖軍於宛紹益驕與太祖書其辭悖慢太祖大怒出入動靜變於常衆皆謂以失利於張繡故也鍾繇以問彧彧曰公之聰明必不追咎往事殆有他慮則見太祖問之太祖乃以紹書示彧曰今將討不義而力不敵何

如彧曰古之成敗者誠有其才雖弱必彊苟非其人雖彊易弱劉項之存亡足以觀矣今與公爭天下者唯袁紹爾紹貌外寬而內忌任人而疑其心公明達不拘唯才所宜此度勝也紹遲重少決失在後機公能斷大事應變無方此謀勝也紹御軍寬緩法令不立士卒雖衆其實難用公法令既明賞罰必行士卒雖寡皆爭致死此武勝也紹憑世資從容飾智以收名譽故士之寡能好問者多歸之公以至仁待人推誠心不爲虛美行己謹儉而與有功者無所悋惜故

天下忠正效實之士咸願爲用此德勝也夫以
四勝輔天子扶義征伐誰敢不從紹之彊其何
能爲太祖悅彧曰不先取呂布河北亦未易圖
也太祖曰然吾所惑者又恐紹侵擾關中亂羌
胡南誘蜀漢是我獨以兗豫抗天下六分之五
也爲將柰何彧曰關中將帥以十數莫能相一
唯韓遂馬超最彊彼見山東方爭必各擁衆自
保今若撫以恩德遣使連和相持雖不能久安
比公安定山東足以不動鍾繇可屬以西事則
公無憂矣三年太祖既破張繡東禽呂布定徐

州遂與袁紹相拒孔融謂彧曰紹地廣兵彊田豐許攸智計之士也爲之謀審配逢紀盡忠之臣也任其事顏良文醜勇冠三軍統其兵殆難克乎彧曰紹兵雖多而法不整田豐剛而犯上許攸貪而不治審配專而無謀逢紀果而自用此二人留知後事若攸家犯其法必不能縱也不縱攸必爲變顏良文醜一夫之勇耳可一戰而禽也五年與紹連戰太祖保官渡紹圍之太祖軍糧方盡書與彧議欲還許以引紹彧曰今軍食雖少未若楚漢在滎陽成皐間也是時劉

項莫肯先退先退者勢屈也公以十分居一之衆畫地而守之扼其喉而不得進已半年矣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太祖乃住遂以奇兵襲紹別屯斬其將淳于瓊等紹退走審配以許攸家不法收其妻子攸怒叛紹顏良文醜臨陣授首田豐以諫見誅皆如彧所策六年太祖就穀東平之安民糧少不足與河北相支欲因紹新破以其閒擊討劉表彧曰今紹敗其衆離心宜乘其困遂定之而背兖豫遠師江漢若紹收其餘燼承虛以出人後則公事

去矣太祖復次于河上紹病死太祖渡河擊紹子譚尚而高幹郭援侵略河東關右震動鍾繇帥馬騰等擊破之語在繇傳八年太祖録彧前後功表封彧爲萬歲亭侯彧別傳載太祖表曰臣聞慮爲功首謀爲賞本野績不越廟堂戰多不踰國勳是故曲阜之錫不後營丘蕭何之土先於平陽珍策重計古今所尚侍中守尚書令彧積德累行少長無悔遭世紛擾懷忠念治臣自始舉義兵周游征伐與彧戮力同心左右王略發言授策無施不效彧之功業臣由以濟用披浮雲顯光日月陛下幸許彧左右機近忠恪祗順如履薄冰研精極銳以撫庶事天下之定彧之功也宜享高爵以彰元勳彧固辭無野戰之勞不通太祖表太祖與彧書曰與君共事已來立朝廷君之相爲匡弼君之相爲舉人君之相爲建計君之相爲密謀亦以多矣夫功未必皆野戰也願君勿讓彧乃受九年太祖拔鄴領冀州牧彧說太祖宜復古置九州則冀州

所制者廣大天下服矣太祖將從之彧言曰若是則冀州當得河東馮翊扶風西河幽并之地所奪者衆前日公破袁尚禽審配海内震駭必人人自恐不得保其土地守其兵衆也今使分屬冀州將皆動心且人多說關右諸將以閉關之計今聞此以爲必以次見奪一旦生變雖有善守者轉相脅爲非則袁尚得寬其死而袁譚懐貳劉表遂保江漢之閒天下未易圖也願公急引兵先定河北然後脩復舊京南臨荊州責貢之不入則天下咸知公意人人自安天下大

定乃議古制此社稷長久之利也太祖遂寢九州議是時荀攸常爲謀主彧兄衍以監軍校尉守鄴都督河北事太祖之征袁尚也高幹密遣兵謀襲鄴衍逆覺盡誅之以功封列侯荀氏家傳曰衍字休若彧弟三兄彧弟四兄諶字友若事見袁紹傳陳羣與孔融論汝穎人物羣曰荀文若公達休若友若仲豫當今並無對衍子紹位至太僕紹子融字伯雅與王弼鍾會俱知名爲洛陽令參大將軍軍事與弼會論易老義傳於世諶子閎字仲茂爲太子文學掾時有甲乙疑論閎與鍾繇王朗袁渙議各不同文帝與繇書曰袁王國士更爲唇齒荀閎勁悍往來銳師眞君侯之勍敵左右之深憂也然黃門侍郎閎從孫惲字景文太子中庶子亦知名與賈充共定音律又作易集解仲豫名悅朗陵長儉之少子彧從父兄也　張璠漢紀稱悅清虛沈靜善於著述建安初爲祕書監侍中被詔刪漢書作漢紀三十篇因事以明臧否致有典要其書大行於世太祖以女妻彧長子惲後

稱安陽公主彧及攸並貴重皆謙冲節儉祿賜散之宗族知舊家無餘財十二年復增彧邑千戶合二千戶彧別傳曰太祖又表曰昔袁紹侵入郊甸戰於官渡時兵少糧盡圖欲還許書與彧議彧不聽臣建宜住之便恢進討之規更起臣心易其愚慮遂推大逆覆取其衆此彧覩勝敗之機略不世出也及紹破敗臣糧亦盡以爲河北未易圖也欲南討劉表彧復止臣陳其得失臣用反旆遂吞凶族克平四州向使臣退於官渡紹必鼓行而前有傾覆之形無克捷之勢後若南征委棄兗豫利既難要將失本據彧之二策以亡爲存以禍致福謀殊功異臣所不及也是以先帝貴指蹤之功薄搏獲之賞古人尚帷幄之規下攻拔之捷前所賞錄未副彧巍巍之勳乞重平議疇其戶邑彧深辭讓太祖報之曰君之策謀非但所表二事前後謙仲欲慕魯連先生乎此聖人達節者所不貴也昔介子推有言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君密謀安衆光顯於孤者以百數乎以二事相還而復辭之何取謙亮之多邪太祖欲表彧爲三公彧使荀攸深讓至于十數太祖乃止太祖將伐劉表問彧策安

出彧曰今華夏已平南土知困矣可顯出宛葉
而間行輕進以掩其不意太祖遂行會表病死
太祖直趨宛葉如彧計表子琮以州逆降十七
年董昭等謂太祖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彰
殊勳密以諮彧彧以為太祖本興義兵以匡朝
寧國秉忠貞之誠守退讓之實君子愛人以德
不宜如此太祖由是心不能平會征孫權表請
彧勞軍于譙因輒留彧以侍中光祿大夫持節
參丞相軍事太祖軍至濡須彧疾留壽春以憂
薨時年五十謚曰敬侯明年太祖遂為魏公矣

魏氏春秋曰太祖饋彧食發之乃空器也於是飲藥而卒咸熙二年贈彧太尉　彧別傳曰彧自為尚書令常以書陳事臨薨皆焚毀之故奇策密謀不得盡聞也是時征役草創制度多所興復彧嘗言於太祖曰昔舜分命禹稷契皋陶以揆庶績教化征伐並時而用及高祖之初金革方殷猶舉民能善教訓者叔孫通習禮儀於戎旅之間世祖有投戈講藝息馬論道之事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今公外定武功內興文學使干戈戢睦大道流行國難方弭六禮俱洽此姬旦宰周之所以速平也既立德立功而又兼立言成仲尼述作之意顯制度於當時揚名於後世豈不盛哉若須武事畢而後制作以稽治化於事未敏宜集天下大才通儒考論六經刊定傳記存古今之學除其煩重以一聖真並隆禮學漸敦教化則王道兩濟彧從容與太祖論治道如此之類甚衆太祖常嘉納之彧德行周備非正道不用心名重天下莫不以為儀表海內英雋咸宗焉司馬宣王常稱書傳遠事吾自耳目所從聞見逮百數十年間賢才未有及荀令君者也前後所舉者命世大才邦邑則荀攸鍾繇陳羣海內則司馬宣王及引致當世知名郗慮華歆王朗荀悅杜襲辛毗趙儼之儔終為卿相以十數人取士不以一揆戲志才郭嘉等有負俗之譏杜畿簡傲少文皆以智策舉之終各顯名荀攸後為魏尚書

令亦推賢進士太祖曰二荀令之論人久而益信吾沒世不
忘鍾繇以爲顏子既沒能備九德不貳其過唯荀彧然或問
繇曰君雅重荀君比之顏子自以不及可得聞乎曰夫明君
師臣其次友之以太祖之聰明每有大事常先諮之荀君是
則古師友之義也吾等受命而行猶或不盡相去顧不遠邪
○獻帝春秋曰董承之誅伏后與父完書言司空殺董承帝
方爲報怨完得書以示彧彧惡之久隱而不言完以示妻弟
樊普普封以呈太祖太祖陰爲之備彧後恐事覺欲自發之
因求使至鄴勸太祖以女配帝太祖曰今朝廷有伏后吾女
何得以配上吾以微功見錄位爲宰相豈復賴女寵乎彧曰
伏后無子性又凶邪往常與父書言辭醜惡可因此廢也太
祖曰卿昔何不道之彧陽驚曰昔已嘗爲公言也太祖曰此
豈小事而吾忘之彧又驚曰誠未語公邪昔公在官渡與袁
紹相持恐增內顧之念故不言爾太祖曰官渡事後何以不
言彧無對謝闕而已太祖以此恨彧而外含容之故世莫得
知至董昭建立魏公之議彧意不同欲言之於太祖及齎璽
書犒軍飲饗禮畢彧留請閒太祖知彧欲言封事揖而遣之
彧遂不得言彧卒於壽春壽春亡者告孫權言太祖使彧殺
伏后彧不從故自殺權以露布於蜀劉備聞之曰老賊不死
禍亂未已　臣松之案獻帝春秋云彧欲發伏后事而求使

至鄴而方誣太祖云昔已嘗言既無𢇛廻託以官渡之虞俛仰之間辭情頓屈雖在庸人猶不至此何以玷累賢哲哉凡諸云云皆出自鄙俚可謂以吾儕之言而厚誣君子者矣袁暐虛罔之類此最為甚也子惲嗣侯官至虎賁中郎將初文帝與平原侯植並有擬論文帝曲禮事彧及彧卒惲又與植善而與夏侯尚不穆文帝深恨惲惲早卒子甝霬音翼以外甥故猶寵待惲弟俣御史中丞俣弟詵大將軍從事中郎皆知名早卒荀氏家傳曰惲字長倩俣字叔倩詵字曼倩俣子寓字景伯世語曰寓少與裴楷王戎杜默俱有名京邑仕晉位至尚書名見顯著子羽嗣位至尚書詵弟顗咸熙中爲司空晉陽秋曰顗字景倩幼為姊夫陳羣所異博學洽聞意思愼密司馬宣王見顗奇之曰荀令君之子也近見袁侃亦曜卿之子也擢拜散騎侍郎顗佐命晉室位至太尉封臨淮康公嘗難鍾會易無互體見稱於世顗

粲字奉倩何劭爲粲傳曰粲字奉倩粲諸兄並以儒術論議而粲獨好言道常以爲子貢稱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然則六籍雖存固聖人之糠粃粲兄俁難曰易亦云聖人立象以盡意繫辭焉以盡言則微言胡爲不可得而聞見哉粲答曰蓋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舉也今稱立象以盡意此非通于意外者也繫辭焉以盡言此非言乎繫表者也斯則象外之意繫表之言固蘊而不出矣及當時能言者不能屈也又論父彧不如從兄攸彧立德高整軌儀以訓物而攸不治外形慎密自居而已粲以此言善攸諸兄怒而不能迴也太和初到京邑與傅嘏談嘏善名理而粲尚玄遠宗致雖同倉卒時或有格而不相得意裴徽通彼我之懷爲二家騎驛頃之粲與嘏善夏侯玄亦親常謂嘏玄曰子等在世塗間功名必勝我但識劣我耳嘏難曰能盛功名者識也天下孰有本不足而末有餘者邪粲曰功名者志局之所獎也然則志局自一物耳固非識之所獨濟也我以能使子等爲貴然未必齊子等所爲也粲常以婦人者才智不足論自宜以色爲主驃騎將軍曹洪女有美色粲於是聘焉容服帷帳甚麗專房歡宴歷年後婦病亡未殯傅嘏往喭粲粲不哭而神傷嘏問曰婦人才色並茂爲難子之娶也遺才而好色此自易遇今何哀之甚粲曰佳人難再得顧逝者不能有傾國之色

然未可謂之易遇痛悼不能已歲餘亦亡時年二十九粲簡貴不能與常人交接所交皆一時俊傑至葬夕赴者裁十餘人皆同時知名士也哭之感慟路人

惲子甝嗣爲散騎常侍進爵廣陽鄉侯年三十薨子顗嗣

荀氏家傳曰顗字溫伯爲羽林右監早卒顗子崧字景猷晉陽秋稱崧少有志操雅好文學孝義和愛在朝恪勤位至左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崧子羨字令則清和有才尚公主少歷顯位年二十八爲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假節都督徐兗青三州諸軍事在任十年遇疾解職卒於家追贈驃騎將軍羨孫伯子今御史中丞也

霬官至中領軍薨謚曰貞侯追贈驃騎將軍子愷嗣霬妻司馬景王文王之妹也二王皆與親善咸熙中開建五等霬以著勳前朝改封愷南頓子

荀氏家傳曰愷晉武帝時爲侍中干寶晉紀曰武帝使侍中荀顗和嶠俱至東宮觀察太子顗還稱太子德識進茂而嶠云聖質如初孫盛曰遣荀勗其餘語則同　臣松之案和嶠爲侍中荀

顗亡後父矣荀勗位亞台司不與嶠同班無緣方稱侍中二書所云皆為非也考其時位愷寔當之愷位至征西大將軍愷兄愔少府弟悝護軍將軍追贈車騎大將軍

荀攸傳

荀攸字公達彧從子也祖父曇廣陵太守荀氏家傳曰曇字元智兄昱字伯脩張璠漢紀稱昱曇並傑俊有殊才昱與李膺王暢杜密等號為八俊位至沛相攸父彝州從事彝於彧為從祖兄弟攸少孤及曇卒故吏張權求守曇墓攸年十三疑之謂叔父衢曰此吏有非常之色殆將有姦衢寤乃推問果殺人亡命由是異之魏書曰攸年七八歲衢曾醉誤傷攸耳而攸出入遊戲常避護不欲令衢見衢後聞之乃驚其夙智如此　荀氏家傳曰衢子祈字伯旗與族父愔俱著名祈與孔融論肉刑愔與孔融論聖人優劣並在融集祈位至濟陰太守愔後徵有道至丞相祭酒何

進秉政徵海內名士攸等二十餘人攸到拜黃門侍郎董卓之亂關東兵起卓徙都長安攸與議郎鄭泰何顒侍中种輯越騎校尉伍瓊等謀曰董卓無道甚於桀紂天下皆怨之雖資彊兵實一匹夫耳今直刺殺之以謝百姓然後據殽函輔王命以號令天下此桓文之舉也事垂就而覺收顒攸繫獄顒憂懼自殺張璠漢紀曰顒字伯求少與郭泰賈彪等游學洛陽泰等與同風好顒顯名太學於是中朝名臣太傅陳蕃司隸李膺等皆深接之及黨事起顒亦名在其中乃變名姓亡匿汝南間所至皆交結其豪桀顒既奇太祖而知荀彧袁紹慕之與為奔走之友是時天下士大夫多遇黨難顒常歲再三私入洛陽從紹計議為諸窮窘之士解釋患禍而袁術亦豪俠與紹爭名顒未常造術術深恨之漢末名士

録曰術嘗於衆坐數顒三罪曰王德彌先覺儁老名德高亮而伯求疎之是一罪也許子遠凶淫之人性行不純而伯求親之是二罪也郭賈寒窶無他資業而伯求肥馬輕裘光曜道路是三罪也陶丘洪曰王德彌大賢而短於濟時許子遠雖不純而赴難不憚濡足伯求舉善則以德彌爲首濟難則以子遠爲宗且伯求嘗爲虞偉高手刃復仇義名奮發其怨家積財巨萬文馬百駟而欲使伯求羸牛疲馬頓伏道路此爲披其胷而假仇敵之刃也術意猶不平後與南陽宗承會於闕下術發怒曰何伯求凶德也吾當殺之承曰何生英俊之士足下善遇之使延令名於天下術乃止後黨禁除解辟司空府每三府掾屬會議顒策謀有餘議者皆自以爲不及遷北軍中候董卓以爲長史後荀彧爲尚書令遣人迎叔父司空爽爽與使并置顒尸而葬之於爽冢傍攸言語飲食自若會卓死得免魏書云攸使人說卓得免與此不同棄官歸復辟公府舉高第遷任城相不行攸以蜀漢險固人民殷盛乃求爲蜀郡太守道絕不得至駐荊州太祖迎天子都許遺

攸書曰方今天下大亂智士勞心之時也而顧
觀變蜀漢不已久乎於是徵攸爲汝南太守入
爲尚書太祖素聞攸名與語大悅謂荀彧鍾繇
曰公達非常人也吾得與之計事天下當何憂
哉以爲軍師建安三年從征張繡攸言於太祖
曰繡與劉表相恃爲彊然繡以遊軍仰食於表
表不能供也勢必離不如緩軍以待之可誘而
致也若急之其勢必相救太祖不從遂進軍之
穰與戰繡急表果救之軍不利太祖謂攸曰不
用君言至是乃設奇兵復戰大破之是歲太祖

自宛征呂布魏書曰議者云表繡在後而遠襲呂布其危必也攸以為表繡新破勢不敢動布驍猛又恃袁術若從橫淮泗閒豪傑必應之今乘其初叛眾心未一往可破也太祖曰善比行布以敗劉備而臧霸等應之至下邳布敗退固守攻之不拔連戰士卒疲太祖欲還攸與郭嘉說曰呂布勇而無謀今三戰皆北其銳氣衰矣三軍以將為主主衰則軍無奮意夫陳宮有智而遲今及布氣之未復宮謀之未定進急攻之布可拔也乃引沂泗灌城城潰生禽布後從救劉延於白馬攸畫策斬顏良語在武紀太祖拔白馬還遣輜重循河而西袁紹渡河追卒與太祖遇諸將皆恐說太祖還保

營攸曰此所以禽敵柰何去之太祖目攸而笑
遂以輜重餌賊賊競奔之陣亂乃縱步騎擊大
破之斬其騎將文醜太祖遂與紹相拒於官渡
軍食方盡攸言於太祖曰紹運車旦暮至其將
韓莫銳而輕敵擊可破也臣松之案諸書韓莫或作韓猛或云韓若未詳孰是
太祖曰誰可使攸曰徐晃可乃遣晃及史渙邀
擊破走之燒其輜重會許攸來降言紹遣淳于
瓊等將萬餘兵迎運糧將驕卒惰可要擊也衆
皆疑唯攸與賈詡勸太祖太祖乃留攸及曹洪
守太祖自將攻破之盡斬瓊等紹將張郃高覽

燒攻櫓降紹遂棄軍走郃之來洪疑不敢受攸謂洪曰郃計不用怒而來君何疑乃受之七年從討袁譚尚於黎陽明年太祖方征劉表譚尚爭冀州譚遣辛毗乞降請救太祖將許之以問羣下羣下多以為表彊宜先平之譚尚不足憂也攸曰天下方有事而劉表坐保江漢之閒其無四方志可知矣袁氏據四州之地帶甲十萬紹以寬厚得衆借使二子和睦以守其成業則天下之難未息也今兄弟遘惡其勢不兩全若有所并則力專力專則難圖也及其亂而取之

天下定矣此時不可失也太祖曰善乃許譚和親遂還擊破尚其後譚叛從斬譚於南皮冀州平太祖表封彧曰軍師荀彧自初佐臣無征不從前後克敵皆彧之謀也於是封陵樹亭侯十二年下令大論功行封太祖曰忠正密謀撫寧內外文若是也公達其次也增邑四百并前七百戶魏書曰太祖自柳城還過彧舍稱述彧前後謀謨勞勳曰今天下事略已定矣孤願與賢士大夫共饗其勞昔高祖使張子房自擇邑三萬戶今孤亦欲君自擇所封焉轉爲中軍師魏國初建爲尚書令彧深密有智防自從太祖征伐常謀謨帷幄時人及子弟莫知其所言魏書曰彧姑子辛韶曾問

攸說太祖取冀州時事攸曰佐治爲袁譚乞降王師自往平之吾何知焉自是譚及內外莫敢復問軍國事也太祖每稱曰公達外愚內智外怯內勇外弱內彊不伐善無施勞智可及愚不可及雖顏子甯武不能過也文帝在東宮太祖謂曰荀公達人之師表也汝當盡禮敬之攸曾病世子問病獨拜牀下其見尊異如此攸與鍾繇善繇言我每有所行反覆思惟自謂無以易以咨公達輒復過人意公達前後凡畫奇策十二唯繇知之繇撰集未就會薨故世不得盡聞也臣松之案攸亡後十六年鍾繇乃卒撰攸奇策亦有何難而年造八十猶云未就遂使攸從征機策之謀不傳於世惜哉攸從征孫權道薨

太祖言則流涕魏書曰時建安十九年攸年五十八計其年大彧六歲　魏書載太祖令曰孤與荀公達周遊二十餘年無毫毛可非者又曰荀公達眞賢人也所謂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孔子稱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公達即其人也　傅子曰或問近世大賢君子荅曰荀令君之仁荀軍師之智斯可謂近世大賢君子矣荀令君仁以立德明以舉賢行無諂黷謀能應機孟軻稱五百年而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命世者其荀令君乎太祖稱荀令君之進善不進不休荀軍師之去惡不去不止也長子緝有攸風早沒次子適嗣無子絕黃初中紹封攸孫彪爲陵樹亭侯邑三百戶後轉封丘陽亭侯正始中追謚攸曰敬侯

賈詡傳

賈詡字文和武威姑臧人也少時人莫知唯漢

陽閻忠異之謂詡有良平之奇九州春秋曰中平元年車騎將軍皇甫嵩既破黃巾威震天下閻忠時罷信都令說嵩曰夫難得而易失者時也時至而不旋踵者機也故聖人常順時而動智者必因機以發今將軍遭難得之運蹈易解之機而踐運不撫臨機不發將何以享大名乎嵩曰何謂也忠曰天道無親百姓與能故有高人之功者不受庸主之賞今將軍授鉞於初春收功於末冬兵動若神謀不再計旬月之間神兵電掃攻堅易於折枯摧敵甚於湯雪七州席卷屠三十六萬方夷黃巾之師除邪害之患或封戶刻石南向以報德威震本朝風馳海外是以羣雄迴首百姓企踵雖湯武之舉未有高於將軍者身建高人之功北面以事庸主將何以圖安嵩曰心不忘忠何爲不安忠曰不然昔韓信不忍一飡之遇而棄三分之利拒蒯通之忠忽鼎跱之勢利劍已揣其喉乃嘆息而悔所以見身於兒女也今主勢弱於劉項將軍權重於淮陰指麾可以振風雲叱咤足以興雷電赫然奮發因危抵頹崇恩以綏前附振武以臨後服徵冀方之士動七州之衆羽檄先馳於前大軍震響於後蹈蹟漳河飲馬孟津舉天網以網羅京都誅閹官之罪除羣怨之積忿解久危之倒懸如此則攻守無堅城不招必影從雖兒童可使奮空拳以致力女

子可使其寨棠以用命況厲智能之士因迅風之勢則大功不足合八方不足同也功業已就天下已順乃燎于上帝告以天命混齊六合南面以制移神器於己家推亡漢以定祚實神機之至決風發之良時也夫木朽不彫世衰難佐將軍雖欲委忠難佐之朝彫畫朽敗之木猶逆坂而走丸必不可也方今權宦羣居同惡如市主上不自由詔命出左右如有至聰不察機事不先必嬰後悔亦無及矣嵩不從忠乃亡去○英雄記曰涼州賊王國等起兵共劫忠爲主統三十六部號車騎將軍忠感慨發病而死察孝廉爲郎疾病去官西還至汧道遇叛氐同行數十人皆爲所執詡曰我段公外孫也汝別埋我我家必厚贖之時太尉段熲昔以爲邊將威震西土故詡假以懼氐氐果不敢害與盟而送之其餘悉死詡實非段甥權以濟事咸此類也董卓之入洛陽詡以太尉掾爲

平津都尉遷討虜校尉卓壻中郎將牛輔屯陝詡在輔軍卓敗輔又死衆恐懼校尉李傕郭氾張濟等欲解散閒行歸鄉里詡曰聞長安中議欲盡誅涼州人而諸君棄衆單行即一亭長能束君矣不如率衆而西所在收兵以攻長安爲董公報仇幸而事濟奉國家以征天下若不濟走未後也衆以爲然傕乃西攻長安語在卓傳臣松之以爲傳稱仁人之言其利博哉然則不仁之言理必反是夫仁功難著而亂源易成是故有禍機一發而殃流百世者矣當是時元惡既梟天地始開致使厲階重結大梗殷流邦國遘殄悴之哀黎民嬰周餘之酷豈不由賈詡片言乎詡之罪也一何大哉自古兆亂未有如此之甚後詡爲左馮翊傕等欲以功

侯之詡曰此救命之計何功之有固辭不受又以爲尚書僕射詡曰尚書僕射官之師長天下所望詡名不素重非所以服人也縱詡昧於榮利柰國朝何乃更拜詡尚書典選舉多所匡濟傕等親而憚之獻帝記曰郭汜樊稠與傕互相違戾欲鬭者數矣詡輒以道理責之頗受詡言○魏書曰詡典選舉多選舊名以爲令僕論者以此多詡會母喪去官拜光祿大夫傕汜等鬭長安中獻帝記曰傕等與詡議迎天子置其營中詡曰不可脅天子非義也傕不聽張繡謂詡曰此中不可久處君胡不去詡曰吾受國恩義不可背卿自行我不能也傕復請詡爲宣義將軍獻帝記曰傕時召羌胡數千人先以御物繒綵與之又許以宮人婦女欲令攻郭汜羌胡數來闚省門曰天子在中邪李將軍許我宮人美女今皆安在帝患之使詡爲之方計詡乃密呼羌胡大帥飲食之許以

封爵重寳於是皆引去傕由此衰弱傕等和出天子祐護大臣詡有力焉獻帝記曰天子既東而李傕來追王師敗績司徒趙温太常王偉衛尉周忠司隷榮邵皆爲傕所嫌欲殺之詡謂傕曰此皆天子大臣卿柰何害之傕乃止天子既出詡上還印綬是時將軍段煨屯華陰典略稱煨在華陰時脩農事不虜畧天子東還煨迎道貢遺周急　獻帝記曰後以煨爲大鴻臚光祿大夫建安十四年以壽終與詡同郡遂去傕託煨詡素知名爲煨軍所望煨內恐其見奪而外奉詡禮甚備詡愈不自安張繡在南陽詡陰結繡繡遣人迎詡詡將行或謂詡曰煨待君厚矣君安去之詡曰煨性多疑有忌詡意禮雖厚不可恃久將爲所圖我去必喜又望吾結大援於外必厚

吾妻子繡無謀主亦願得詡則家與身必俱全矣詡遂往繡執子孫禮煨果善視其家詡說繡與劉表連和傅子曰詡南見劉表表以客禮待之詡曰表平世三公才也不見事變多疑無決無能爲也太祖比征之一朝引軍退繡自追之詡謂繡曰不可追也追必敗繡不從進兵交戰大敗而還詡謂繡曰促更追之更戰必勝繡謝曰不用公言以至於此今已敗柰何復追詡曰兵勢有變亟往必利繡信之遂收散卒赴追大戰果以勝還問詡曰繡以精兵追退軍而公曰必敗退以敗卒擊勝兵而公曰必剋悉如公言何其反而

皆驗也詡曰此易知耳將軍雖善用兵非曹公
敵也軍雖新退曹公必自斷後追兵雖精將既
不敵彼士亦銳故知必敗曹公攻將軍無失策
力未盡而退必國內有故已破將軍必輕軍速
進縱留諸將斷後諸將雖勇亦非將軍敵故雖
用敗兵而戰必勝也繡乃服是後太祖拒袁紹
於官渡紹遣人招繡幷與詡書結援繡欲許之
詡顯於繡坐上謂紹使曰歸謝袁本初兄弟不
能相容而能容天下國士乎繡驚懼曰何至於
此竊謂詡曰若此當何歸詡曰不如從曹公繡

曰表彊曹弱又與曹爲讎從之如何詡曰此乃所以宜從也夫曹公奉天子以令天下其宜從一也紹彊盛我以少衆從之必不以我爲重曹公衆弱其得我必喜其宜從二也夫有霸王之志者固將釋私怨以明德於四海其宜從三也願將軍無疑繡從之率衆歸太祖太祖見之喜執詡手曰使我信重於天下者子也表詡爲執金吾封都亭侯遷冀州牧冀州未平留參司空軍事袁紹圍太祖於官渡太祖糧方盡問詡計焉出詡曰公明勝紹勇勝紹用人勝紹決機勝

紹有此四勝而半年不定者但顧萬全故也必決其機須臾可定也太祖曰善乃并兵出圍擊紹三十餘里營破之紹軍大潰河北平太祖領冀州牧從詡爲太中大夫建安十三年太祖破荊州欲順江東下詡諫曰明公昔破袁氏今收漢南威名遠著軍勢既大若乘舊楚之饒以饗吏士撫安百姓使安土樂業則可不勞衆而江東稽服矣太祖不從軍遂無利

臣松之以爲詡之此謀未合當時之宜于時韓馬之徒尚狼顧關右魏武不得安坐郢都以威懷吳會亦已明矣彼荊州者孫劉之所必爭也荊人服劉主之雄姿憚孫權之武略爲日既久誠非曹氏諸將所能抗禦故曹仁守江陵敗不旋踵何撫安之得行稽服之可期將此既新平

江漢威懾揚越資劉表水戰之具藉荊楚檝櫂之手實震蕩之良會廓定之大機不乘此取吳將安俟哉至於赤壁之敗蓋有運數實由疾疫大興以損凌厲之鋒凱風自南用成焚如之勢天實爲之豈人事哉然則魏武之東下非失筭也詡之此規爲無當矣魏武後克平張魯蜀中一日數十驚劉備雖斬之而不能止由不用劉曄之計以失席卷之會斤石既差悔無所及即亦此事之類也世咸謂劉計爲是即愈見賈言之非也

太祖後與韓遂馬超戰於渭南超等索割地以和并求任子詡以爲可僞許之又問詡計策詡曰離之而已太祖曰解一承用詡謀語在武紀卒破遂超詡本謀也是時文帝爲五官將而臨菑侯植才名方盛各有黨與有奪宗之議文帝使人問詡自固之術詡曰願將軍恢崇德度躬素士之業朝夕孜

孜不違子道如此而已文帝從之深自砥礪太祖又嘗屏除左右問詡詡嘿然不對太祖曰與卿言而不荅何也詡曰屬適有所思故不即對耳太祖曰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太祖大笑於是太子遂定詡自以非太祖舊臣而策謀深長懼見猜嫌闔門自守退無私交男女嫁娶不結高門天下之論智計者歸之文帝即位以詡爲太尉魏略曰文帝得詡之對太祖故即位首登上司荀勗別傳曰晉司徒闕武帝問其人於勗荅曰三公具瞻所歸不可用非其人昔魏文帝用賈詡爲三公孫權笑之進爵魏壽鄉侯增邑三百并前八百户又分邑二百封小

子訪為列侯以長子穆為駙馬都尉帝問詡曰
吾欲伐不從命以一天下吳蜀何先對曰攻取
者先兵權建本者尚德化陛下應期受禪撫臨
率土若綏之以文德而俟其變則平之不難矣
吳蜀雖蕞爾小國依阻山水劉備有雄才諸葛
亮善治國孫權識虛實陸議見兵勢據險守要
汎舟江湖皆難卒謀也用兵之道先勝後戰量
敵論將故舉無遺策臣竊料羣臣無備權對雖
以天威臨之未見萬全之勢也昔舜舞干戚而
有苗服臣以為當今宜先文後武文帝不納後

興江陵之役士卒多死詡年七十七薨謚曰肅侯子穆嗣歷位郡守穆薨子模嗣世語曰模晉惠帝時爲散騎常侍護軍將軍模子胤胤弟龕從弟疋皆至大官並顯於晉也

評曰荀彧清秀通雅有王佐之風然機鑒先識未能充其志也世之論者多譏彧協規魏氏以傾漢祚君臣易位實彧之由雖晚節立異無救運移功既違義識亦疚焉陳氏此評蓋亦同乎世識臣松之以爲斯言之作誠未得其遠大者也彧豈不知魏武之志氣非衰漢之貞臣哉良以于時王道既微橫流已及雄豪虎視人懷異心不有撥亂之資仗順之略則漢室之亡忽諸黔首之類殄矣夫欲翼讚時英一匡屯運非斯人之與而誰與哉是故經綸急病若救身首用能動于嶮中至于大亨蒼生蒙舟航之接劉宗延二紀之祚豈非荀生之本圖仁恕之遠致乎及至霸業既隆翦漢迹著然後亡身殉節以申素情全大正於當年布誠心於百代可謂任重道遠志行義立謂之未充其殆誣歟荀攸賈詡庶乎

筭無遺策經達權變其良平之亞與臣松之以為列傳之體以事類相從張子房青雲之士誠非陳平之倫然漢之謀臣良平而已若不共列則餘無所附故前史合之蓋其宜也魏氏如詡之儔其比幸多詡不編程郭之篇而與二荀並列失其類矣且攸詡之為人其猶夜光之與螢燭乎其照雖均質則異焉今荀賈之評共同一稱尤失區別之宜也

荀彧荀攸賈詡傳第十

魏書　國志十

袁張涼國田王邴管傳第十一

魏書　　國志十一

袁渙傳

袁渙字曜卿陳郡扶樂人也父滂為漢司徒袁宏漢紀曰滂字公熙純素寡欲終不言人之短當權寵之盛或以同異致禍滂獨中立於朝故愛憎不及焉當時諸公子多越法度而渙清靜舉動必以禮郡命為功曹郡中姦吏皆自引去後辟公府舉高第遷侍御史除譙令不就劉備之為豫州舉渙茂才後避地江淮閒為袁術所命術每有所咨訪渙常正議術不能抗然敬之不敢不禮也頃

之呂布擊術於阜陵渙往從之遂復爲布所拘留布初與劉備和親後離隙布欲使渙作書詈辱備渙不可再三彊之不許布大怒以兵脅渙曰爲之則生不爲則死渙顏色不變笑而應之曰渙聞唯德可以辱人不聞以罵使彼固君子邪且不恥將軍之言彼誠小人邪將復將軍之意則辱在此不在於彼且渙他日之事劉將軍猶今日之事將軍也如一旦去此復罵將軍可乎布慙而止布誅乃得歸太祖袁氏世紀曰布之破也陳羣父子時亦在布之軍見太祖皆拜渙獨高揖不爲禮太祖甚嚴憚之時太祖又給衆官車各數乘使渙取布軍中物唯其所欲衆人

皆重載唯渙取書數百卷資糧而已衆人聞之大慚渙謂所親曰脫我以行陳今軍發足以為行糧而已不以此為我有由是厲名也大悔恨之太祖益以此重焉渙言曰夫兵者凶器也不得已而用之鼓之以道德征之以仁義兼撫其民而除其害夫然故可與之死而可與之生自大亂以來十數年矣民之欲安甚於倒縣然而暴亂未息者何也意者政失其道歟渙聞明君善於救世故世亂則齊之以義時偽則鎮之以樸世異事變治國不同不可不察也夫制度損益此古今之不必同者也若夫兼愛天下而反之於正雖以武平亂而濟之以德誠百王不易之道

也公明哲超世古之所以得其民者公既勤之矣今之所以失其民者公既戒之矣海內賴公得免於危亡之禍然而民未知義其唯公所以訓之則天下幸甚太祖深納焉拜爲沛南部都尉是時新募民開屯田民不樂多逃亡渙白太祖曰夫民安土重遷不可卒變易以順行難以逆動宜順其意樂之者乃取不欲者勿彊太祖從之百姓大悅遷爲梁相渙每敕諸縣務存鰥寡高年表異孝子貞婦常談曰世治則禮詳世亂則禮簡全在斟酌之間耳方今雖擾攘難以

禮化然在吾所以爲之爲政崇教訓恕思而後行外温柔而内能斷（魏書曰穀熟長呂岐善朱淵爰津遣使行學還召用之與相見出署淵師友祭酒津决疑祭酒淵等因各歸家不受署岐大怒將吏民收淵等皆杖殺之議者多非焉渙教勿劾主簿孫徼等以爲淵等罪不足死長吏無專殺之義孔子稱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謂之師友而加大戮刑名相伐不可以訓渙教曰主簿以不請爲罪此則然矣謂淵等罪不足死則非也夫師友之名古今有之然有君之師友有士大夫之師友夫君置師友之官者所以敬其臣也有罪加於刑焉國之法也今不論其罪而謂之戮師友斯失之矣主簿取弟子戮師之名而加君誅臣之實非其類也夫聖哲之治觀時而動故不必循常將有權也間者世亂民陵其上雖務尊君卑臣猶或未也而反長世之過不亦謬乎遂不劾）以病去官百姓思之後徵爲諫議大夫丞相軍祭酒前後得賜甚多皆散盡之家無所儲終不問產業乏則取之於人不爲皦

察之行然時人服其清魏國初建爲郎中令行御史大夫事渙言於太祖曰今天下大難已除文武並用長久之道也以爲可大收篇籍明先聖之教以易民視聽使海內斐然向風則遠人不服可以文德來之太祖善其言時有傳劉備死者羣臣皆賀渙以嘗爲備舉吏獨不賀居官數年卒太祖爲之流涕賜穀二千斛一教以太倉穀千斛賜郎中令之家一教以垣下穀千斛與曜卿家外不解其意教曰以太倉穀者官法也以垣下穀者親舊也又帝聞渙昔拒呂布之

事問渙從弟敏渙勇怯何如敏對曰渙貌似和柔然其臨大節處危難雖賁育不過也渙子侃亦精粹閑素有父風歷位郡守尚書袁氏世紀曰渙有四子侃寓奧準侃字公然論議清當柔而不犯善與人交在廢興之間人之所趣務者常謙退不為也時人以是稱之歷位黃門選部郎號為清平稍遷至尚書早卒寓字宣厚精辯有機理好道家之言少被病未官而卒奧字公榮行足以厲俗言約而理當終於光祿勳準字孝尼忠信公正不恥下問唯恐人之不勝己以世事多險故常恬退而不敢求進著書十餘萬言論治世之務為易周官詩傳及論五經滯義聖人之微言以傳於世此準之自序也　荀綽九州記稱準有儁才泰始中為給事中袁氏子孫世有名位貴達至今

初渙從弟霸公恪有功幹魏初為大司農及同郡何夔並知名於時而霸子亮夔子曾與侃復齊聲友善亮貞固有學行疾

何晏鄧颺等著論以譏切之位至河南尹尚書晉諸公贊曰亮子粲字儀祖文學博識累爲儒官至尚書霸弟徽以儒素稱遭天下亂避難交州司徒辟不至袁宏漢紀曰初天下將亂徽慨然歎曰漢室陵遲亂無日矣苟天下擾攘逃將安之若天未喪道民以義存唯彊而有禮可以庇身乎徽曰古人有言知機其神乎見機而作君子所以元吉也天理盛衰漢其亡矣夫有大功必有大事此又君子之所深識退藏於密者也且兵革既興外患必衆徽將遠迹山海以求免身及亂作各行其志徽弟敞有武藝而好水功官至河隄謁者

張範傳

張範字公儀河内脩武人也祖父歆爲漢司徒父延爲太尉太傅袁隗欲以女妻範範辭不受

性恬靜樂道忽於榮利徵命無所就弟承字公先亦知名以方正徵拜議郎遷伊闕都尉董卓作亂承欲合徒衆與天下共誅卓承弟昭時爲議郎適從長安來謂承曰今欲誅卓衆寡不敵且起一朝之謀戰阡陌之民士不素撫兵不練習難以成功卓阻兵而無義固不能久不若擇所歸附待時而動然後可以如志承然之乃解印綬閒行歸家與範避地揚州袁術備禮招請範稱疾不往術不彊屈也遣承與相見術問曰昔周室陵遲則有桓文之霸秦失其政漢接而

用之今孤以土地之廣士民之衆欲徼福齊桓擬迹高祖何如承對曰在德不在彊夫能用德以同天下之欲雖由匹夫之資而興霸王之功不足爲難若苟僭擬干時而動衆之所棄誰能異之術不悦是時太祖將征冀州術復問曰今曹公欲以弊兵數千敵十萬之衆可謂不量力矣子以爲何如承乃曰漢德雖衰天命未改今曹公挾天子以令天下雖敵百萬之衆可也術作色不懌承去之太祖平冀州遣使迎範範以疾留彭城遣承詣太祖太祖表以爲諫議大夫

範子陵及承子戩爲山東賊所得範直詣賊請二子賊以陵還範範謝曰諸君相還兒厚矣夫人情雖愛其子然吾憐戩之小請以陵易之賊義其言悉以還範太祖自荆州還範得見於陳以爲議郎叅丞相軍事甚見敬重太祖征伐常令範及邴原留與世子居守太祖謂文帝舉動必諮此二人世子執子孫禮救恤窮乏家無所餘中外孤寡皆歸焉贈遺無所逆亦終不用及去皆以還之建安十七年卒魏國初建承以丞相叅軍祭酒領趙郡太守政化大行太祖

將西征徵承參軍事至長安病卒魏書曰文帝即位以範子參爲郎中承孫邵晉中護軍與舅楊駿俱被誅事見晉書

涼茂傳

涼茂字伯方山陽昌邑人也少好學論議常據經典以處是非太祖辟爲司空掾舉高第補侍御史時泰山多盜賊以茂爲泰山太守旬月之間襁負而至者千餘家博物記曰襁織縷爲之廣八寸長尺二以約小兒於背上負之而行轉爲樂浪太守公孫度在遼東擅留茂不遣之官然茂終不爲屈度謂茂及諸將曰聞曹公遠征鄴無守備今吾欲以步卒三萬騎萬匹

直指鄴誰能禦之諸將皆曰然臣松之案此傳云公孫度聞曹公遠征鄴無守備則太祖定鄴後也案度傳度以建安九年卒太祖亦以此年定鄴自後遠征唯有北征柳城耳征柳城之年度已不復在矣又顧謂茂曰於君意何如茂荅曰比者海內大亂社稷將傾將軍擁十萬之衆安坐而觀成敗夫爲人臣者固若是邪曹公憂國家之危敗愍百姓之苦毒率義兵爲天下誅殘賊功高而德廣可謂無二矣以海內初定民始安集故未責將軍之罪耳而將軍乃欲稱兵西向則存亡之效不崇朝而決將軍其勉之諸將聞茂言皆震動良久度曰涼君言是也後徵還爲魏

郡太守甘陵相所在有績文帝爲五官將茂以選爲長史遷左軍師魏國初建遷尚書僕射後爲中尉奉常文帝在東宮茂復爲太子太傅甚見敬禮卒官英雄記曰茂名在八友中

國淵傳

國淵字子尼樂安蓋人也師事鄭玄玄別傳曰淵始未知名玄稱之曰國子尼美才也吾觀其人必爲國器後與邴原管寧等避亂遼東魏書曰淵篤學好古在遼東常講學於山巖士人多推慕之由此知名既還舊土太祖辟爲司空掾屬每於公朝論議常直言正色退無私焉太祖欲廣置屯田使淵典其事淵屢陳損

益相土處民計民置吏明功課之法五年中倉廩豐實百姓竟勸樂業太祖征關中以淵爲居府長史統留事田銀蘇伯反河間銀等既破後有餘黨皆應伏法淵以爲非首惡請不行刑太祖從之賴淵得生者千餘人破賊文書舊以一爲十及淵上首級如其實數太祖問其故淵曰夫征討外寇多其斬獲之數者欲以大武功且示民聽也河間在封域之內銀等叛逆雖克捷有功淵竊恥之太祖大悅遷魏郡太守時有投書誹謗者太祖疾之欲必知其主淵請留其本

書而不宜露其書多引二京賦淵勑功曹曰此郡既大今在都輦而少學問者其簡開解年少欲遣就師功曹差三人臨遣引見訓以所學未及二京賦博物之書也世人忽略少有其師可求能讀者從受之又密喻旨旬日得能讀者遣往受業吏因請使作箋比方其書與投書人同手收攝案問具得情理遷太僕居列卿位布衣蔬食祿賜散之舊故宗族以恭儉自守卒官魏書曰太祖以其子泰為郎

田疇傳

田疇字子泰右北平無終人也好讀書擊劍初平元年義兵起董卓遷帝于長安幽州牧劉虞歎曰賊臣作亂朝廷播蕩四海俄然莫有固志身備宗室遺老不得自同於衆今欲奉使展效臣節安得不辱命之士乎衆議咸曰田疇雖年少多稱其奇疇時年二十二矣虞乃備禮請與見大悅之遂署爲從事具其車騎將行疇曰今道路阻絶寇虜縱橫稱官奉使爲衆所指名願以私行期於得達而已虞從之疇乃歸自選其家客與年少之勇壯慕從者二十騎俱往虞自

出祖而遣之先賢行狀曰疇將行引虞哭出與議疇因說虞曰今帝主幼弱姦臣擅命表上須報懼失事機且公孫瓚阻兵安忍不早圖之必有後悔虞不聽既取道疇乃更上西關出塞傍北山直趣朔方循閒徑去遂至長安致命詔拜騎都尉疇以為天子方蒙塵未安不可以荷佩榮寵固辭不受朝廷高其義三府並辟皆不就得報馳還未至虞已為公孫瓚所害疇至謁祭虞墓陳發章表哭泣而去瓚聞之大怒購求獲疇謂曰汝何自哭劉虞墓而不送章報於我也疇荅曰漢室衰穨人懷異心唯劉公不失忠節章報所言於將軍未美恐非所樂聞故

不進也且將軍方舉大事以求所欲既滅無罪之君又讎守義之臣誠行此事則燕趙之士將皆蹈東海而死耳豈忍有從將軍者乎璝壯其對釋不誅也拘之軍下禁其故人莫得與通或說璝曰田疇義士君弗能禮而又囚之恐失衆心璝乃縱遣疇疇得北歸率舉宗族他附從數百人埽地而盟曰君仇不報吾不可以立於世遂入徐無山中營深險平敞地而居躬耕以養父母百姓歸之數年間至五千餘家疇謂其父老曰諸君不以疇不肖遠來相就衆成都邑而

莫相統一恐非久安之道頗推擇其賢長者以
爲之主皆曰善同僉推疇疇曰今來在此非苟
安而已將圖大事復怨雪恥竊恐未得其志而
輕薄之徒自相侵侮偷快一時無深計遠慮疇
有愚計願與諸君共施之可乎皆曰可疇乃爲
約束相殺傷犯盜諍訟之法法重者至死其次
抵罪二十餘條又制爲婚姻嫁娶之禮興舉學
校講授之業班行其衆衆皆便之至道不拾遺
北邊翕然服其威信烏丸鮮卑並各遣譯使致
貢遺疇悉撫納令不爲寇袁紹數遣使招命又

田疇

即授將軍印因安輯所統疇皆拒不當紹死其
子尚又辟焉疇終不行疇常忿烏丸昔多賊殺
其郡冠蓋有欲討之意而力未能建安十二年
太祖北征烏丸未至先遣使辟疇又命田豫喻
指疇戒其門下趣治嚴門人謂曰昔袁公慕君
禮命五至君義不屈今曹公使一來而君若恐
弗及者何也疇笑而應之曰此非君所識也遂
隨使者到軍署司空戶曹掾引見諮議明日出
令曰田子泰非吾所宜吏者即舉茂才拜爲蓨
令不之官隨軍次無終時方夏水雨而濵海洿

下濘滯不通虜亦遮守蹊要軍不得進太祖患
之以問疇疇曰此道秋夏每常有水淺不通車
馬深不載舟船爲難久矣舊北平郡治在平岡
道出盧龍達于柳城自建武以來陷壞斷絕垂
二百載而尚有微徑可從今虜將以大軍當由
無終不得進而退懈弛無備若嘿回軍從盧龍
口越白檀之險出空虛之地路近而便掩其不
備蹋頓之首可不戰而禽也太祖曰善乃引軍
還而署大木表於水側路傍曰方今暑夏道路
不通且俟秋冬乃復進軍虜候騎見之誠以爲

田疇

大軍去也太祖令疇將其衆爲鄉導上徐無山出盧龍歷平岡登白狼堆去柳城二百餘里虜乃驚覺單于身自臨陣太祖與交戰遂大斬獲追奔逐北至柳城軍還入塞論功行封封疇亭侯邑五百戶

先賢行狀載太祖表論疇功曰文雅優備忠武又著和於撫下愼於事上量時度理進退合義幽州始擾胡漢交萃蕩析離居靡所依懷疇率宗人避難於無終山北拒盧龍南守要害清靜隱約耕而後食人民化從咸共資奉及袁紹父子威力加於朔野遠結烏丸與爲首尾前後召疇終不陷撓後臣奉命軍次易縣疇長驅自到陳討胡之勢猶廣武之建燕策薛公之度淮南又使部曲持臣露布出誘胡衆漢民或因亡來烏丸聞之震蕩王旅出塞塗由山中九百餘里疇帥兵五百啓導山谷遂成烏丸蕩平塞表疇文武有效節義可嘉誠應寵賞以旌其美

疇自以始爲居難率衆遁逃志義不立反以爲利非

本意也固讓太祖知其至心許而不奪魏書載太祖令曰昔伯成棄國夏后不奪將欲使高尚之士優賢之主不止於一世也其聽疇所執遼東斬送袁尚首令三軍敢有哭之者斬疇以嘗為尚所辟乃往弔祭太祖亦不問臣松之以爲田疇不應袁紹父子之命以其非正也故盡規魏祖建盧龍之策致使袁尚奔迸授首遼東皆疇之由也既已明其爲賊胡爲復弔祭其首乎若以嘗被辟命義在其中則不應爲人設謀使其至此也疇此舉止良爲進退無當與王脩哭袁譚貌同而心異也疇盡將其家屬及宗人三百餘家居鄴太祖賜疇車馬穀帛皆散之宗族知舊從征荊州還太祖追念疇功殊美恨前聽疇之讓曰是成一人之志而虧王法大制也於是乃復以前爵封疇先賢行狀載太祖令曰蓨令田

疇志節高尚遭值州里戎夏交亂引身深山研精味道百姓從之以成都邑袁賊之盛命召不屈慷慨守志以徼眞主及孤奉詔征定河北遂服幽都將定胡寇特加禮命疇即受署陳建攻胡蹊路所由率齊山民一時向化開塞導道供承使役路近而便令虜不意斬蹋頓於白狼遂長驅於柳城疇有力焉及軍入塞將圖其功表封亭侯食邑五百而疇懇惻前後辭賞出入三載歷年未賜此為成一人之高甚違王典失之多矣宜從表封無久留吾過

疇上疏陳誠以死自誓太祖不聽欲引拜之至于數四終不受有司劾疇狷介違道苟立小節宜免官加刑太祖重其事依違者久之乃下世子及大臣博議世子以疇同於子文辭祿申胥逃賞宜勿奪以優其節尚書令荀彧司隷校尉鍾繇亦以為可聽

魏書載世子議曰昔薳敖逃祿傳載其美所以激濁世勵貪夫賢於尸祿素飡之人也故可得而小

不可得而毁至於田疇方斯近矣先官加刑於法爲重　魏略載教曰昔夷齊棄爵而譏武王可謂愚闇孔子猶以爲求仁得仁疇之所守雖不合道但欲清高耳使天下悉如疇志即墨翟兼愛尚同之事而老聃使民結繩之道也外議欲爲復使令司隸決之　魏書載荀彧議以爲君子之道或出或默期於爲善而已故匹夫守志聖人各因而成之鍾繇以爲原思辭粟仲尼不與子路拒牛謂之止善雖可以激清勵濁猶不足多也疇雖不合大義有益推讓之風宜如世子議臣松之案呂氏春秋魯國之法魯人有爲臣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其金於府子貢贖人而辭不受金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來魯人不贖矣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魯人必拯溺矣案此語不與繇所引者相應未詳爲繇之事誤邪而事將別有所出　太祖猶欲侯之疇素與夏侯惇善太祖語惇曰且往以情喻之自從君所言無告吾意也惇就疇宿如太祖所戒疇揣知其指不復發言惇臨去乃拊疇背曰田君主意殷勤

曾不能顧乎疇答曰是何言之過也疇負義逃竄之人耳蒙恩全活爲幸多矣豈可賣盧龍之塞以易賞祿哉縱國私疇疇獨不愧於心乎將軍雅知疇者猶復如此若必不得已請願效死刎首於前言未卒涕泣橫流惇具荅太祖太祖喟然知不可屈乃拜爲議郎年四十六卒子又早死文帝踐阼高疇德義賜疇從孫續爵關内侯以奉其嗣

王脩傳

王脩字叔治北海營陵人也年七歲喪母母以

社日亡來歲鄰里社脩感念毋哀甚鄰里聞之爲之罷社年二十游學南陽上張奉舍奉舉家得疾病無相視者脩親隱恤之病愈乃去初平中北海孔融召以爲主簿守高密令高密孫氏素豪俠人客數犯法民有相劫者賊入孫氏吏不能執脩將吏民圍之孫氏拒守吏民畏憚不敢近脩令吏民敢有不攻者與同罪孫氏懼乃出賊由是豪彊懾服舉孝廉脩讓邴原融不聽

融集有融荅脩教曰原之賢也吾已知之矣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堯不能用舜實舉之原可謂不患無位之士以遺後賢不亦可乎脩重辭融荅曰掾清身絜己歷試諸難謀而鮮過惠訓不倦余嘉乃勳應乃懿德用升爾于王庭其可辭乎

時天下亂遂不行頃之郡中有反者脩聞融有
難夜往奔融賊初發融謂左右曰能冒難來惟
王脩耳言終而脩至復署功曹時膠東多賊寇
復令脩守膠東令膠東人公沙盧宗彊自爲營
塹不肯應發調脩獨將數騎徑入其門斬盧兄
弟公沙氏驚愕莫敢動脩撫慰其餘由是寇少
止融每有難脩雖休歸在家無不至融常賴脩
以免袁譚在青州辟脩爲治中從事別駕劉獻
數毀短脩後獻以事當死脩理之得免時人益
以此多焉袁紹又辟脩除即墨令後復爲譚別

駕紹死譚尚有隙尚攻譚譚軍敗脩率吏民往
救譚譚喜曰成吾軍者王别駕也譚之敗劉詢
起兵漯陰諸城皆應譚歎息曰今舉州皆叛豈
孤之不德邪脩曰東萊太守管統雖在海表此
人不反必來後十餘日統果棄其妻子來赴譚
妻子爲賊所殺譚更以統爲樂安太守譚復欲
攻尚脩諫曰兄弟還相攻擊是敗亡之道也譚
不悅然知其忠節後又問脩計安出脩曰夫兄
弟者左右手也譬人將鬬而斷其右手而曰我
必勝若是者可乎夫棄兄弟而不親天下其誰

親之屬有讒人因將交鬭其閒以求一朝之利願明使君塞耳勿聽也若斬佞臣數人復相親睦以禦四方可以横行天下譚不聽遂與尚相攻擊請救於太祖太祖既破冀州譚又叛太祖遂引軍攻譚於南皮脩時運糧在樂安聞譚急將所領兵及諸從事數十人往赴譚至高密聞譚死下馬號哭曰無君焉歸遂詣太祖乞收葬譚屍太祖欲觀脩意默然不應脩復曰受袁氏厚恩若得收歛譚屍然後就戮無所恨太祖嘉其義聽之傅子曰太祖既誅袁譚梟其首令曰敢哭之者戮及妻子於是王叔治田子泰相謂曰生受辟

命亡而不哭非義也畏死忘義何以立世遂造其首而哭之哀動三軍軍正白行其戮太祖曰義士也赦之　臣松之案田疇傳疇爲袁尚所辟不被譚命傳子合而言之有違事實以脩爲督軍糧還樂安譚之破諸城皆服唯管統以樂安不從命太祖命脩取統首脩以統亡國之忠臣因解其縛使詣太祖太祖悅而赦之袁氏政寬在職勢者多畜聚太祖破鄴籍沒審配等家財物貲以萬數及破南皮閱脩家穀不滿十斛有書數百卷太祖歎曰士不妄有名乃禮辟爲司空掾行司金中郎將遷魏郡太守爲治抑彊扶弱明賞罰百姓稱之　魏略曰脩爲司金中郎將陳黃白異議因奏記曰脩聞枳棘之林無梁柱之質涓流之水無洪

波之勢是以在職七年忠讜不昭於時功業不見於事欣於所受俯慙不報未嘗不長夜起坐中飯釋餐何者力少任重不堪而懼也謹貢所議如左太祖甚然之乃與脩書曰君保身浴德流聲本州忠能成績為世美談名實相副過人甚遠孤以心知君至深至熟非徒耳目而已也察觀先賢之論多以鹽鐵之利足贍軍國之用昔孤初立司金之官念非屈君餘無可者故與君教曰昔遏父陶正民賴其器用及子嬀滿建侯于陳近桑弘羊位至三公此君元龜之兆先告者也是孤用君之本言也或恐衆人未曉此意自是以來在朝之士每得一顯選常舉君為首及聞袁軍師衆賢之議以為不宜越君然孤執心將有所底以軍師之職閑於司金至於建功重於軍師孤之精誠足以達君君之察孤足以不疑但恐傍人淺見以蠡測海為蛇畫足將言前後百選輒不用之而使此君沈滯冶官張甲李乙尚猶先之此主人意待之不優之效也孤懼有此空聲冒實淫鼃亂耳假有斯事亦庶鍾期不失聽也若其無也過備何害昔宣帝察少府蕭望之才任宰相故復出之令為馮翊從正卿往以於左遷上使侍中宣意曰君守平原日淺故復試君三輔非有所間也孤揆先主中宗之意誠備此事既君崇勳業以副孤意公叔文子與臣俱升獨何人哉後無幾而遷魏郡太守　魏國既建

爲大司農郎中令太祖議行肉刑脩以爲時未可行太祖採其議徙爲奉常其後嚴才反與其徒屬數十人攻掖門脩聞變召車馬未至便將官屬步至宮門太祖在銅爵臺望見之曰彼來者必王叔治也相國鍾繇謂脩舊京城有變九卿各居其府脩曰食其祿焉避其難居府雖舊非赴難之義頃之病卒官子忠官至東萊太守散騎常侍初脩識高柔於弱冠異王基於童幼終皆遠至世稱其知人王隱晉書曰脩一子名儀字朱表高亮雅直司馬文王爲安東儀爲司馬東關之敗文王曰近日之事誰任其咎儀曰責在軍帥文王怒曰司馬欲委罪於孤邪遂殺之子褒字偉

元少立操尚非禮不動身長八尺四寸容貌絶異痛父不以命終絶世不仕立屋墓側以教授爲務旦夕常至墓前拜輒悲號斷絶墓前有一柏樹裒常所攀援涕泣所著樹色與凡樹不同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勞捽未嘗不反覆流涕泣下沾衿家貧躬耕計口而田度身而蠶諸生有密爲裒刈麥者裒遂棄之自是莫敢復佐刈者裒門人爲本縣所役求裒爲屬裒曰卿學不足以庇身吾德薄不足以蔭卿屬之何益且吾不捉筆已四十年乃步擔乾飯兒負鹽豉門徒從者千餘人安丘令以爲見已整衣出迎之於門裒乃下道至土牛磬折而立云門生爲縣所役故來送別執手涕泣而去令即放遣諸生一縣以爲恥同縣管彥少有才力未知名裒獨以爲當自達常友愛之男女各始生共許爲婚彥果爲西夷校尉裒後更以女嫁人彥弟馥問裒裒曰吾薄志畢願山藪自夙姊妹皆遠吉凶斷絶以此自誓賢兄子葬父於帝都此則洛陽之人也豈吾欲婚之本指邪馥曰嫂齊人也當還臨菑裒曰安有葬父河南隨妻還齊用意如此何婚之有遂不婚邴春者根矩之後也少立志操寒苦自居負笈游學身不停家鄉邑翕然以爲能係其先也裒以爲春性險狡慕名意多終必不成及後春果無學業流離遠外有識以此歸之裒常以爲人所行其當歸於善道不可以已所能而責人所不能

也有致遺者皆不受及洛都傾覆寇賊蠭起褒宗親悉欲移
江東褒戀墳壠賊大盛乃南達泰山郡褒思土不肯去賊害
之 漢晉春秋曰褒與濟南劉兆字延世俱以不仕顯名褒
以父為文王所濫殺終身不應徵聘未嘗西向坐以示不臣
於晉也 魏略純固傳以脂習王脩龐淯文聘成公英郭憲
單固七人為一傳其脩淯聘三人自各有傳成公英別見張
既傳單固見王凌傳餘習憲二人列於脩傳後也 脂習字
元升京兆人也中平中仕郡公府辟舉高第除太醫令天子
西遷及東詣許昌習常隨從與少府孔融親善太祖為司空
威德日盛而融故以舊意書疏倨傲習常責融欲令改節融
不從會融被誅當時許中百官先與融親善者莫敢收恤而
習獨往撫而哭之曰文舉卿捨我死我當復與誰語者哀歎
無已太祖聞之收習欲理之尋以其事直見原徙許東土橋
下習後見太祖陳謝前愆太祖呼其字曰元升卿故慷慨因
問其居處以新移徙賜穀百斛至黃初詔欲用之以其年老
然嘉其敦舊有欒布之節賜拜中散大夫還家年八十餘卒
郭憲字幼簡西平人為其郡右姓建安中為郡功曹州辟不
就以仁篤為一郡所歸至十七年韓約失眾從羌中還依憲
眾人多欲取約以徼功而憲皆責怒之言人窮來歸我云何
欲危之遂擁護厚遇之其後約病死而田樂陽逵等就斬約

頭當送之逵等欲條疏憲名憲不肯在名中言我尚不忍生圖之豈忍取死人以要功乎逵等乃止時太祖方攻漢中在武都而逵等送約首到太祖宿聞憲名及視條疏怪不在中以問逵等逵具以情對太祖歎其志義乃并表列與逵等並賜爵關內侯由是名震隴右黃初元年病亡正始初國家追嘉其事復賜其子爵關內侯

邴原傳

邴原字根矩北海朱虛人也少與管寧俱以操尚稱州府辟命皆不就黃巾起原將家屬入海住鬱洲山中時孔融為北海相舉原有道原以黃巾方盛遂至遼東與同郡劉政俱有勇略雄氣遼東太守公孫度畏惡欲殺之盡收捕其家政得脫度告諸縣敢有藏政者與同罪政窘急

往投原魏氏春秋曰政投原曰窮鳥入懷原曰安知此懷之可入邪原匿之月餘時東萊太史慈當歸原因以政付之既而謂度曰將軍前日欲殺劉政以其爲己害今政已去君之害豈不除哉度曰然原曰君之畏政者以其有智也今政已免智將用矣尚奚拘政之家不若赦之無重怨度乃出之原又資送政家皆得歸故郡原在遼東一年中往歸原居者數百家游學之士教授之聲不絕後得歸太祖辟爲司空掾原女早亡時太祖愛子倉舒亦沒太祖欲求合葬原辭曰合葬非禮也原之所以自容

於明公之所以待原者以能守訓典而不易也若聽明公之命則是凡庸也明公焉以爲哉太祖乃止從署丞相徵事獻帝起居注曰建安十五年初置徵事二人原與平原王烈俱以選補崔琰爲東曹掾記讓曰徵事邴原議郎張範皆秉德純懿志行忠方清靜足以厲俗貞固足以幹事所謂龍翰鳳翼國之重寶舉而用之不仁者遠代涼茂爲五官將長史閉門自守非公事不出太祖征吳原從行卒原別傳曰原十一而喪父家貧早孤鄰有書舍原過其傍而泣師問曰童子何悲原曰孤者易傷貧者易感夫書者必皆具有父兄者一則羨其不孤二則羨其得學心中惻然而爲涕零也師亦哀原之言而爲之泣曰欲書可耳答曰無錢資師曰童子苟有志我徒相教不

求貧也於是遂就書一冬之間誦孝經論語自在童齔之中嶷然有異及長金玉其行欲遠游學詣安丘孫崧崧辭曰君鄉里鄭君君知之乎原荅曰然崧曰鄭君學覽古今博聞彊識鉤深致遠誠學者之師模也君乃舍之躡屣千里所謂以鄭爲東家丘者也君似不知而曰然者何原曰先生之說誠可謂苦藥良鍼矣然猶未達僕之微趣也人各有志所規不同故乃有登山而採玉者有入海而採珠者豈可謂登山者不知海之深入海者不知山之高哉君謂僕以鄭爲東家丘君以僕爲西家愚夫邪崧辭謝焉又曰兗豫之士吾多所識未有若君者當以書相分原重其意難辭之持書而別原心以爲求師啓學志高者通非若交游待分而成也書何爲哉乃藏書於家而行原舊能飲酒自行之後八九年間酒不向口單步負笈苦身持力至陳留則師韓子助潁川則宗陳仲弓汝南則交范孟博涿郡則親盧子幹臨別師友以原不飲酒會米肉送原原曰本能飲酒但以荒思廢業故斷之耳今當遠別因見貺餞可一飲讌於是共坐飲酒終日不醉歸以書還孫崧解不致書之意後爲郡所召署功曹主簿時魯國孔融在郡教選計當任公卿之才乃以鄭玄爲計掾彭璆爲計吏原爲計佐融有所愛一人常盛嗟嘆之後恚望欲殺之朝吏皆請時其人亦在坐叩頭流血而融意不解原獨不爲

邴原

請融謂原曰衆皆請而君何獨不原對曰明府於其本不薄也常言歲終當舉之此所謂吾一子也如是朝吏受恩未有在其前者矣而今乃欲殺之明府愛之則引而方之於子憎之則推之欲危其身原愚不知明府以何愛之以何惡之融曰某生於微門吾成就其兄弟拔擢而用之某今孤負恩施夫善則進之惡則誅之固君道也往者應仲遠爲泰山太守舉一孝廉旬月之間而殺之夫君人者厚薄何常之有原對曰仲遠舉孝廉殺之其義焉在夫孝廉國之俊選也舉之若是則殺之非也若殺之是則舉之非也詩云彼己之子不遂其媾蓋譏之也語云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仲遠之惑甚矣明府奚取焉融乃大笑曰吾但戲耳原又曰君子於其言出乎身加乎民言行君子之樞機也安有欲殺人而可以爲戲者哉融無以答是時漢朝陵遲政以賄成原乃將家人入鬱洲山中郡舉有道融書喻原曰脩性保真清虛守高危邦不入久潜樂土王室多難西遷鎬京聖朝勞謙疇咨儁乂我徂求定策命懇惻國之將隕嫠不恤緯家之將亡緹縈跋涉彼匹婦也猶執此義實望根矩仁爲己任授手援溺振民於難乃或晏晏居息莫我肯顧謂之君子固如此乎根矩根矩可以來矣原遂到遼東遼東多虎原之邑落獨無虎患原甞行而得遺錢拾以繫樹枝此錢

既不見取而繫錢者愈多問其故荅者謂之神樹原惡其由己而成淫祀乃辨之於是里中遂斂其錢以爲社供後原欲歸鄉里止於三山孔融書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翟諮仰靡所歎息增懷頃知來至近在三山詩不云乎來歸自鎬我行永久今遣五官掾奉問榜人舟楫之勞禍福動靜告慰亂階未已阻兵之雄若棊弈爭梟原於是遂復反還積十餘年後乃遁還南行已數日而度甫覺度知原之不可復追也因曰邴君所謂雲中白鶴非鶉鷃之網所能羅矣又吾自遣之勿復求也遂免危難自反國土原於是講述禮樂吟詠詩書門徒數百服道數十時鄭玄博學洽聞注解典籍故儒雅之士集焉原亦自以高遠清白頤志澹泊口無擇言身無擇行故英偉之士向焉是時海內清議云青州有邴鄭之學魏太祖爲司空辟原署東閤祭酒太祖北伐三郡單于還住昌國燕士大夫酒酣太祖曰孤反鄴守諸君必將來迎今日明旦度皆至矣其不來者獨有邴祭酒耳言訖未久而原先至門下通謁太祖大驚喜攬履而起遠出迎原曰賢者誠難測度孤謂君將不能來而遠自屈誠副饑虛之心謁訖而出軍中士大夫詣原者數百人太祖怪而問之時荀文若在坐對曰獨可省問邴原耳太祖曰此君名重乃亦傾士大夫心文若曰此一世異人士之精藻公宜盡禮以待之太祖曰固孤之宿心也自

是之後見敬益重原雖在軍歷署常以病疾高枕里巷終不當事又希會見河內張範名公之子也其志行有與原符甚相親敬令曰邴原名高德大清規邈世魁然而峙不為孤用聞張子頗欲學之吾恐造之者富隨之者貧也魏太子為五官中郎將天下向慕賓客如雲而原獨守道持常自非公事不妄舉動太祖微使人從容問之原曰吾聞國危不事家宰君老不奉世子此典制也於是乃轉五官長史令曰子弱不才懼其難正貪欲相屈以匡勵之雖云利賢能不恧恧太子燕會衆賓百數十人太子建議曰君父各有篤疾有藥一丸可救一人當救君邪父邪衆人紛紜或父或君時原在坐不與此論太子諮之於原原悖然對曰父也太子亦不復難之

是後大鴻臚鉅鹿張泰河南尹扶風龐迪以清賢稱荀綽冀州記曰鉅鹿張貔字邵虎祖父泰字伯陽有名於魏父邈字叔遼遼東太守著名自然好學論在嵇康集為人弘深有遠識恢恢然使求之若莫之能測也官歷二官元康初為城陽太守未行而卒

永寧太僕東郡張閣以簡質聞

杜恕著家戒稱閣曰張子臺視之似鄙樸人然

其心中不知天地間何者為美何者為好敦然似如與陰陽合德者作人如此自可不富貴然而患禍當何從而來世有高亮如子臺者皆多力慕體之不如也

管寧傳

管寧字幼安北海朱虛人也傅子曰齊相管仲之後也昔田氏有齊而管氏去之或適魯或適楚漢興有管少卿為燕令始家朱虛世有名節九世而生寧年十六喪父中表愍其孤貧咸共贈賵悉辭不受稱財以送終長八尺美須眉與平原華歆同縣邴原相友俱游學於異國並敬善陳仲弓天下大亂聞公孫

度今行於海外遂與原及平原王烈等至于遼東度虛館以候之既往見度乃廬於山谷時避難者多居郡南而寧居北示無遷志後漸來從之太祖爲司空辟寧度子康絶命不宣

傳子曰寧往見度語唯經典不及世事還乃因山爲廬鑿坏爲室越海避難者皆來就之而居旬月而成邑遂講詩書陳俎豆飾威儀明禮讓非學者無見也由是度安其賢民化其德邴原性剛直清議以格物度已下心不安之寧謂原曰潛龍以不見成德言非其時皆招禍之道也密遣令西還度無子康代居郡外以將軍太守爲號而內實有王心卑己崇禮欲官寧以自鎮輔而終莫敢發言其敬憚如此 皇甫謐高士傳曰寧所居屯落會井汲者或男女雜錯或爭井鬬鬩寧患之乃多買器分置井傍汲以待之又不使知來者得而怪之聞知寧所爲乃各相責不復鬬訟鄰有牛暴寧田者寧爲牽牛著涼處自爲飲食過於牛主牛主得牛大慙若犯嚴刑是以左右無鬬訟之聲禮讓移於海表

王烈者字彥

考於時名聞在原寧之右辭公孫度長史商賈自穢太祖命爲丞相掾徵事未至卒於海表

先賢行狀曰烈通識達道秉義不回以潁川陳太丘爲師二子爲友時潁川荀慈明賈偉節李元禮韓元長皆就陳君學見烈器業過人歎服所履亦與相親由是英名著於海內道成德立還歸舊廬遂遭父喪泣涕三年遇歲饑饉路有餓殍烈乃分釜庾之儲以救邑里之命是以宗族稱孝鄉黨歸仁以典籍娛心育人爲務遂建學校敦崇庠序其誘人也皆不因其性氣誨之以道使之從善遠惡益者不自覺而大化隆行皆成寶器門人出入容止可觀時在市井行步有異人皆別之州閭成風咸競爲善時國中有盜牛者牛主得之盜者曰我邂逅迷惑從今已後將爲改過子既已赦宥幸無使王烈聞之人有以告烈者烈以布一端遺之或問此人既爲盜畏君聞之反與之布何也烈曰昔秦穆公人盜其駿馬食之乃賜之酒盜者不愛其死以救穆公之難今此盜人能悔其過懼吾聞之是知恥惡知恥惡則善心將生故與布勸爲善也間年之中行路老父擔重人代擔行數十里欲至家置而去問姓名不以告頃之老父復行失劍於路有人行而遇之欲置

而去懼後人得之劒主於是求失欲取而購募或恐差錯遂守之至暮劒主還見之前者代擔人也老父擥其袂問曰子前者代吾擔不得姓名今子復守吾劒于路未有君子之仁請子告吾姓名吾將以告王烈乃語之而去老父以告烈烈曰世有仁人吾未之見遂使人推之乃昔時盜牛人也烈歎曰韶樂九成虞賓以和人能有感乃至於斯也遂使國人表其閭而異之時人或訟曲直將質於列烈或至塗而反或望廬而還皆相推以直不敢使列烈聞之時國主皆親驂乘適烈私館疇諮政令察孝廉三府並辟皆不就會董卓作乱避地遼東躬秉農器編於四民布衣蔬食不改其樂東域之人奉之若君時衰世弊識真者少朋黨之人互相讒謗自避世在東國者多爲人所害烈居之歷年未嘗有患使遼東彊不陵弱衆不暴寡商賈之人市不二價太祖累徵召遼東爲解而不遣以建安二十三年寢疾年七十八而終

中國少安客人皆還唯寧晏然若將終焉黃初四年詔公卿舉獨行君子司徒華歆薦寧文帝即位徵寧遂將家屬浮海還郡公孫恭送之南郊加

贈服物自寧之東也度康恭前後所資遺皆受而藏諸已西渡盡封還之傳子曰是時康又已死嫡子不立而立弟恭恭懦弱而康孽子淵有儁才寧曰廢嫡立庶下有異心亂之所由起也乃將家屬乘海即受徵寧在遼東積三十七年乃歸其後淵果襲奪恭位叛國家而南連吳僭號稱王明帝使相國宣文侯征滅之遼東之死者以萬計如寧所籌寧之歸也海中遇暴風船皆没唯寧乘船自若時夜風晦冥船人盡惑莫知所泊望見有火光輙趣之得島島無居人又無火燼行人咸異焉以爲神光之祐也皇甫謐曰積善之應也詔以寧爲太中大夫固辭不受傳子曰寧上書天子且以疾辭曰臣聞傳説發夢以感殷宗呂尚啓兆以動周文以通神之才悟於聖主用能匡佐帝業克成大勳臣之器朽實非其人雖貪清時釋體蟬蛻内省頑病日薄西山唯陛下聽野人山藪之願使一老者得盡微命書奏帝親覽焉明帝即位太尉華歆遜位讓寧傳子曰司空陳羣又薦寧曰臣聞王者顯善以消惡故湯舉伊尹不仁者遠伏見徵士北海管寧行爲世表學任人師清儉足以激

獨貞正足以矯時前雖徵命禮未優備昔司空荀爽家拜光祿先儒鄭玄即授司農若加備禮無必可致至延西序坐而論道必能昭明古今有益大化遂下詔曰太中大夫管寧耽懷道德服膺六藝清虛足以侔古廉白可以當世曩遭王道衰缺浮海遁居大魏受命則繈負而至斯蓋應龍潛升之道聖賢用舍之義而黃初以來徵命屢下每輒辭疾拒違不至豈朝廷之政與生殊趣將安樂山林往而不能反乎夫以姬公之聖而耇德不降則鳴鳥弗聞尚書君奭曰耇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鄭玄曰耇老也造成也詩云小子有造耇成德之人不降志與我並在位則鳴鳥之聲不得聞況乃曰有能德格於天者乎言必無也鳴鳥謂鳳也以秦穆之賢猶思詢乎黃

髮況朕寡德曷能不願聞道于子大夫哉今以
寧爲光禄勳禮有大倫君臣之道不可廢也望
必速至稱朕意焉又詔青州刺史曰寧抱道懷
眞潛翳海隅比下徵書違命不至盤桓利居高
尚其事雖有素履幽人之貞而失考父茲恭之
義使朕虛心引領歷年其何謂邪徒欲懷安必
肆其志不惟古人亦有翻然改節以隆斯民乎
日逝月除時方已過澡身浴德將以曷爲仲尼
有言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哉其命別駕從
事郡丞掾奉詔以禮發遣寧詣行在所給安車

吏從茵蓐道上厨食上道先奏寧稱草莽臣上
疏曰臣海濱孤微罷農無伍祿運幸厚横蒙陛
下慕承洪緒德侔三皇化溢有唐久荷渥澤積
祀一紀不能仰荅陛下恩養之福況委篤痾寢
疾彌留逋違臣隸顛倒之節夙宵戰怖無地自
厝臣元年十一月被公車司馬令所下州郡八
月甲申詔書徵臣更賜安車衣被茵蓐以禮發
遣光寵並臻優命屢至怔營竦息悼心失圖思
自陳聞申展愚情而明詔抑割不令稍脩章表
是以鬱滯訖于今日誠謂乾覆恩有紀極不意

靈潤彌以隆赫奉今年二月被州郡所下三年
十二月辛酉詔書重賜安車衣服別駕從事與
郡功曹以禮發遣又特被璽書以臣爲光祿勳
躬秉勞謙引喻周秦損上益下受詔之日精魄
飛散靡所投死臣重自省揆德非園綺而蒙安
車之榮功無竇融而蒙璽封之寵槖棁駑下荷
棟梁之任垂沒之命獲九棘之位懼有朱博鼓
妖之眚又年疾日侵有加無損不任扶輿進路
以塞元責望慕閶闔徘徊闕庭謹拜章陳情乞
蒙哀省抑恩聽放無令骸骨塡於衢路自黃初

管寧

至于青龍徵命相仍常以八月賜牛酒詔書問
青州刺史程喜寧爲守節高乎審老疾尫頓邪
喜上言寧有族人管貢爲州吏與寧鄰比臣常
使經營消息貢說寧常著阜帽布襦袴布裙隨
時單複出入閨庭能自任杖不須扶持四時祠
祭輒自力彊改加衣服著絮巾故在遼東所有
白布單衣親薦饌饋跪拜成禮寧少而喪母不
識形象常特加觴泫然流涕又居宅離水七八
十步夏時詣水中澡灑手足闚於園圃臣揆寧
前後辭讓之意獨自以生長潛逸耆艾智衰是

以栖遲毋執謙退此寧志行所欲必全不爲守高高士傳曰管寧自越海及歸常坐一木榻積五十餘年未常箕股其榻上當膝處皆穿正始二年太僕陶丘一永寧衛尉孟觀侍中孫邕中書侍郎王基薦寧曰臣聞龍鳳隱耀應德而臻明哲潛遁俟時而動是以鸑鷟鳴岐周道隆興四皓爲佐漢帝用康伏見太中大夫管寧應二儀之中和總九德之純懿含章素質冰絜淵清玄虛澹泊與道逍遙娛心黄老游志六藝升堂入室究其閫奥韜古今於胷懷包道德之機要中平之際黄巾陸梁華夏傾蕩王綱弛頓遂避時

難秉梓越海羁旅遼東三十餘年在乾之始匿景藏光嘉遁養浩韜韞儒墨潛化傍流暢於殊俗黃初四年高祖文皇帝疇咨羣公思求雋乂故司徒華歆舉寧應選公車特徵振翼遐裔翻然來翔行遇屯厄遭罹疾病即拜太中大夫烈祖明皇帝嘉美其德登為光祿勳寧疾彌留未能進道今寧舊疾已瘳行年八十志無衰倦環堵篳門偃息窮巷飯鬻餬口并日而食吟詠詩書不改其樂困而能通遭難必濟經危蹈險不易其節金聲玉色久而彌彰揆其終始殆天所

祚嘗贊大魏輔亮雍熙衮職有闕羣下屬望昔
高宗刻象營求賢哲周文啓龜以卜良佐況寧
前朝所表名德已著而久棲遲未時引致非所
以奉遵明訓繼成前志也陛下踐阼纂承洪緒
聖敬日躋超越周成每發德音動諮師傅若繼
二祖招賢故典賓禮儁邁以廣緝熙濟濟之化
侔於前代寧清高恬泊擬跡前軌德行卓絶海
內無偶歷觀前世玉帛所命申公枚乘周黨樊
英之儔測其淵源覽其清濁未有厲俗獨行若
寧者也誠宜束帛加璧備禮徵聘仍授几杖延

登東序敷陳墳素坐而論道上正琁璣協和皇極下阜羣生彝倫攸敘必有可觀光益大化若寧固執匪石守志箕山追迹洪崖參蹤巢許斯亦聖朝同符唐虞優賢揚歷垂聲千載今文尚書曰優賢揚歷謂揚其所歷試左思魏都賦曰優賢著於揚歷也雖出處殊塗俯仰異體至於興治美俗其揆一也於是特具安車蒲輪束帛加璧聘焉會寧卒時年八十四拜子邈郎中後為博士初寧妻先卒知故勸更娶寧曰每省曾子王駿之言意常嘉之豈自遭之而違本心哉傅子曰寧以衰亂之時世多妄變氏族者違聖人之制非禮命姓之意故著氏姓論以原本世系文多不

載每所居姻親知舊鄰里有困窮者家儲雖不盈擔石必分以贍救之與人子言教以孝與人弟言訓以悌言及人臣誨以忠貌甚恭言甚順觀其行邈然若不可及即之熙熙然甚柔而溫因其事而導之於善是以漸之者無不化焉寧之亡天下知與不知聞之無不嗟嘆醇德之所感若此不亦至乎

時鉅鹿張臶字子明潁川胡昭字孔明亦養志不仕臶少游太學學兼內外後歸鄉里袁紹前後辟命不應移居上黨并州牧高幹表除樂平令不就徙遁常山門徒且數百人遷居任縣太祖為丞相辟不詣太和中詔求隱學之士能消災復異者郡累上臶發遣老病不行廣平太守盧毓到官三日綱紀白承前致版謁臶毓教曰張先生所謂上不事

天子下不交諸侯者也豈此版謁所可光飾哉
但遣主簿奉書致羊酒之禮青龍四年辛亥詔
書張掖郡玄川溢涌激波奮蕩寶石負圖狀像
靈龜宅于川西嶷然磐峙倉質素章麟鳳龍馬
煥炳成形文字告命粲然著明太史令高堂隆
上言古皇聖帝所未嘗蒙實有魏之禎命東序
之世寶尚書顧命篇曰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注曰河圖圖出於河帝王聖者之所受事班
天下任令于綽連齎以問臶臶密謂綽曰夫神
以知來不追已往禎祥先見而後廢興從之漢
已久亡魏已得之何所追興徵祥乎此石當今

之變異而將來之禎瑞也正始元年戴鵀之鳥巢輅門陰輅告門人曰夫戴鵀陽鳥而巢門陰此凶祥也乃援琴歌詠作詩二篇旬日而卒時年一百五歲是歲廣平太守王肅至官教下縣曰前在京都聞張子明來至問之會其已亡致痛惜之此君篤學隱居不與時競以道樂身昔絳縣老人屈在泥塗趙孟升之諸侯用睦愍其耄勤好道而不蒙榮寵書到遣吏勞問其家顯題門戶務加殊異以慰既往以勸將來胡昭始避地冀州亦辭袁紹之命遁還鄉里太祖爲司

空丞相頻加禮辟昭往應命既至自陳一介野生無軍國之用歸誠求去太祖曰人各有志出處異趣勉卒雅尚義不相屈昭乃轉居陸渾山中躬耕樂道以經籍自娛閭里敬而愛之高士傳曰初晉宣帝爲布衣時與昭有舊同郡周生等謀害帝昭聞而步陟險邀生於崤澠之間止生生不肯昭泣與結誠生感其義乃止昭因與所斬棗樹共盟而別昭雖有陰德於帝口終不言人莫知之信行著於鄉黨建安十六年百姓聞馬超叛避兵入山者千餘家飢乏漸相劫略昭常遜辭以解之是以寇難消息衆咸宗焉故其所居部落中三百里無相侵暴者

建安二十三年陸渾長張固被書調丁夫當給漢中百姓惡憚遠役並懷擾擾民孫狼等因興兵殺縣主簿作爲叛亂縣邑殘破固率將十餘

吏卒依昭住止招集遺民安復社稷狼等遂南附關羽羽授印給兵還爲寇賊到陸渾南長樂亭自相約誓言胡居士賢者也一不得犯其部落一川賴昭咸無怵惕天下安輯徙宅宜陽高士傳曰幽州刺史杜恕嘗過昭所居草廬之中言事論理辭義謙敬恕甚重焉太尉蔣濟辟不就正始中驃騎將軍趙儼尚書黃休郭彝散騎常侍荀顗鍾毓太僕庾嶷案庾氏譜嶷字劭然潁川人子亮字玄默晉尚書陽翟子嶷弟遁字德先太中大夫遁胤嗣克昌爲世盛門侍中峻河南尹純皆遁之子豫州牧長史敳遁之孫太尉文康公亮司空冰皆遁之曾孫貴達至今弘農太守何楨等文士傳曰楨字元幹廬江人有文學器幹容貌甚偉歷幽州刺史廷尉入晉爲尚書光祿大夫楨子龕後將軍勗車騎將軍惲豫州刺史其餘多至大官自後累世昌阜司空文穆公充

惲之孫也　肯達至今遁薦昭曰天眞高絜老而彌篤玄虛靜素有夷皓之節宜蒙徵命以勵風俗高士傳曰朝廷以戎車未息徵命之事且須後之昭以故不即徵後顗休復與使嶷薦昭有詔訪於本州評議侍中韋誕駁曰禮賢徵士王政之所重也古者考行於鄉今顗等位皆常伯納言嶷爲卿佐足以取信附下罔上忠臣之所不行也昭宿德耆艾遺逸山林誠宜加異乃從誕議也至嘉平二年公車特徵會卒年八十九拜子纂郎中初昭善史書與鍾繇邯鄲淳衛覬韋誕並有名尺牘之迹動見模楷焉傳子曰胡徵君怡怡無不愛也雖僕隸必加禮焉外同乎俗內秉純絜心非其好王公不能屈年八十而不倦於書籍者吾於胡徵君見之矣時有隱者焦先河東人也魏略曰先字孝然中平末白波賊起時先年二十餘與同郡侯武陽相隨武陽年小有母先與相扶接避白波東客揚州取婦建安初來西還武陽詣大陽占户先留陝界至十六年關中亂先失家屬獨竄於河渚間食

草飲水無衣履時大陽長朱南望見之謂爲亡士欲遣船捕
取武陽語縣此狂癡人耳遂注其籍給廩日五升後有疫病
人多死者縣常使埋藏童兒豎子皆輕易之然其行不踐邪
徑必循阡陌及其捃拾不取大穗饑不苟食寒不苟衣結草
以爲裳科頭徒跣每出見婦人則隱翳須去乃出自作一瓜
牛廬淨埽其中營木爲牀布草蓐其上至天寒時構火以自
炙呻吟獨語饑則出爲人客作飽食而已不取其直又出於
道中邂逅與人相遇輒下道藏匿或問其故常言草茅之人
與狐兔同羣不肯妄語太和青龍中嘗持一杖南渡淺河水
輒獨云未可也由是人頗疑其不狂至嘉平中太守賈穆初
之官故過其廬先見穆再拜穆與語不應與食不食穆謂之
曰國家使我來爲卿作君我食卿卿不肯食我與卿語卿不
應我如是我不中爲卿作君當去耳先乃曰寧有是邪遂不
復語其明年大發卒將伐吳有竊問先今討吳何如先不肯
應而謬歌曰祝衄祝衄非魚非肉更相追逐本心爲當殺牂
羊更殺其羖䍽邪郡人不知其謂會諸軍敗好事者乃推其
意疑牂羊謂吳羖䍽謂魏於是後人僉謂之隱者也議郎河
東董經特嘉異節與先非故人密往觀之經到乃奮其白鬚
爲如與之有舊者謂曰阿先闊乎念共避白波時不先孰視
而不言經素知其昔受武陽恩因復曰念武陽不邪先乃曰

已報之矣經又復挑欲與語遂不肯復應後歲餘病亡時年
八十九矣　高士傳曰世莫知先所出或言生乎漢末自陝
居大陽無父母兄弟妻子見漢室衰乃自絕不言及魏受禪
常結草爲廬於河之湄獨止其中冬夏恒不著衣卧不設席
又無草蓐以身親土其體垢汙皆如泥漆五形盡露不行人
間或數日一食欲食則爲人賃作人以衣衣之乃使限功受
直足得一食輙去人欲多與終不肯取亦有數日不食時行
不由邪徑目不與女子逆視口未嘗言雖有驚急不與人語
遺以食物皆不受河東太守杜恕嘗以衣服迎見而不與語
司馬景王聞而使安定太守董經因事過視又不肯語經以
爲大賢其後野火燒其廬先因露寢遭冬雪大至先袒卧不
移人以爲死就視如故不以爲病人莫能審其意度年可百
歲餘乃卒或問皇甫謐曰焦先何人曰吾不足以知之也考
之於表可略而言矣夫世之所常趣者榮味也形之所不可
釋者衣裳也身之所不可離者室宅也口之所不能已者言
語也心之不可絕者親戚也今焦先棄榮味釋衣服離室宅
絕親戚閉口不言曠然以天地爲棟宇闇然合至道之前出
羣形之表入玄寂之幽一世之人不足以挂其意四海之廣
不能以回其顧妙乎與夫三皇之先者同矣結繩已來未及
其至也豈羣言之所能髣髴常心之所得測量哉彼行人所

不能行甚人所不能甚犯寒暑不以傷其性居曠野不以恐
其形遭驚急不以迫其慮離榮愛不以累其心捐視聽不以
汙其耳目舍足於不損之地居身於獨立之處延年歷百壽
越期頤雖上識不能尚也自羲皇已來一人而已矣　魏氏
春秋曰故梁州刺史耿黼以先爲仙人也北地傅玄謂之性
同禽獸並爲之傳而莫能測之　魏略又載扈累及寒貧者
累字伯重京兆人也初平中山東人有青牛先生者字正方
客三輔曉知星曆風角鳥情常食青葙芫華年似如五六十
者人或親識之謂其已百餘歲矣初累年四十餘隨正方游
學人謂之得其術有婦無子建安十六年三輔亂又隨正方
南入漢中漢中壞正方入蜀累與相失隨徙民詣鄴遭疾疫
喪其婦至黃初元年又徙詣洛陽遂不復娶婦獨居道側以
甎甕爲障施一厨牀食宿其中晝日潛思夜則仰視星宿吟
詠內書人或問之閉口不肯言至嘉平中年八九十裁若四
五十者縣官以其孤老給廩日五升五升不足食頗行傭作
以裨糧糧盡復出人與不取食不求美衣弊縕故後一二年
病亡寒貧者本姓石字德林安定人也建安初客三輔是時
長安有宿儒欒文博者門徒數千德林亦就學始精詩書後
好內事於衆輩中最玄默至十六年關中亂南入漢中初不
治產業不畜妻孥常讀老子五千文及諸內書晝夜吟詠到

二十五年漢中破隨衆還長安遂癡愚不復識人食不求味冬夏常衣弊布連結衣體如無所勝目如無所見獨居窮巷小屋無親里人與之衣食不肯取郡縣以其鰥窮給廩日五升食不足頗行乞乞不取多人問其姓字口不肯言故因號之曰寒貧也或素有與相知者往存恤之輒拜跪由是人謂其不癡車騎將軍郭淮以意氣呼之問其所欲亦不肯言淮因與脯糒及衣不取其衣取其脯一朐糒一升而止 臣松之案魏略云焦先及楊沛並作瓜牛廬止其中以爲瓜當作蝸蝸牛螺蟲之有角者也俗或呼爲黃犢先等作圜舍形如蝸牛廬莊子曰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謂此物也

評曰袁渙邴原張範躬履清蹈進退以道 臣松之以爲蹈猶履也躬履清蹈近非言乎 蓋是貢禹兩龔之匹涼茂國淵亦其次也張承名行亞範可謂能弟矣田疇抗節王脩忠貞足以矯俗管寧淵雅高尚確然不

扳張鎬胡昭閭門守静不營當世故并録焉

表張凉國田王邢管傳卷第十一

崔毛徐何邢鮑司馬傳第十二

魏書　國志十二

崔琰傳

崔琰字季珪清河東武城人也少樸訥好擊劍尚武事年二十三鄉移爲正始感激讀論語韓詩至年二十九乃結公孫方等就鄭玄受學學未朞徐州黃巾賊攻破北海玄與門人到不其山避難時穀糴縣乏玄罷謝諸生琰既受遣而寇盜充斥西道不通於是周旋青徐兗豫之郊東下壽春南望江湖自去家四年乃歸以琴書

自娛大將軍袁紹聞而辟之時士卒橫暴掘發
丘隴琰諫曰昔孫卿有言士不素教甲兵不利
雖湯武不能以戰勝今道路暴骨民未見德宜
敕郡縣掩骼埋胔示憯怛之愛追文王之仁紹
以爲騎都尉後紹治兵黎陽次于延津琰復諫
曰天子在許民望助順不如守境述職以寧區
宇紹不聽遂敗于官渡及紹卒二子交爭爭欲
得琰琰稱疾固辭由是獲罪幽於囹圄賴陰夔
陳琳營救得免太祖破袁氏領冀州牧辟琰爲
別駕從事謂琰曰昨案戶籍可得三十萬衆故

爲大州也琰對曰今天下分崩九州幅裂二袁兄弟親尋干戈冀方蒸庶暴骨原野未聞王師仁聲先路存問風俗救其塗炭而校計甲兵唯此爲先斯豈鄙州士女所望於明公哉太祖改容謝之于時賓客皆伏失色太祖征并州留琰傅文帝於鄴世子仍出田獵變易服乘志在驅逐琰書諫曰蓋聞盤于游田書之所戒魯隱觀漁春秋譏之此周孔之格言二經之明義殷鑒夏后詩稱不遠子卯不樂禮以爲忌此又近者之得失不可不深察也袁族富彊公子寬放盤游滋

修義聲不聞哲人君子俄有色斯之志熊羆壯
士憤於呑噬之用固所以擁徒百萬跨有河朔
無所容足也今邦國殄瘁惠康未洽士女企踵
所思者德況公親御戎馬上下勞慘世子宜遵
大路愼以行正思經國之高略內鑒近戒外揚
遠節深惟儲副以身爲寶而猥襲虞旅之賤服
忽馳騖而陵險志雉兎之小娛忘社稷之爲重斯
誠有識所以惻心也唯世子燔翳捐褶以塞衆
望不令老臣獲罪於天世子報曰昨奉嘉命惠
示雅數欲使燔翳捐褶翳已壞矣褶亦去焉後

有此比蒙復誨諸太祖爲丞相琰復爲東西曹掾屬徵事初授東曹時教曰君有伯夷之風史魚之直貪夫慕名而清壯士尚稱而厲斯可以率時者已故授東曹往踐厥職魏國初建拜尚書時未立太子臨菑侯植有才而愛太祖狐疑以函令密訪於外唯琰露板荅曰蓋聞春秋之義立子以長加五官將仁孝聰明宜承正統琰以死守之植以死守之植琰之兄女壻也太祖貴其公亮喟然歎息（世語曰植妻衣繡太祖登臺見之以違制命還家賜死）遷中尉琰聲姿高暢眉目疏朗鬚長四尺甚有威

重朝士瞻望而太祖亦敬憚焉先賢行狀曰琰清忠高亮雅識經遠推方直道正色於朝魏氏初載委授銓衡總齊清議十有餘年文武羣才多所明拔朝廷歸高天下稱平琰嘗薦鉅鹿楊訓雖才好不足而清貞守道太祖即禮辟之後太祖為魏王訓發表稱贊功伐褒述盛德時人或笑訓希世浮偽謂琰為失所舉琰從訓取表草視之與訓書曰省表事佳耳時乎時乎會當有變時琰本意譏論者好譴呵而不尋情理也有白琰此書傲世怨謗者太祖怒曰諺言生女耳耳非佳語會當有變時意指不遜於是罰琰為徒隷使人視之辭色不撓太祖

崔琰

令曰琰雖見刑而通賓客門若市人對賓客虬鬚直視若有所瞋遂賜琰死魏略曰人得琰書以裹幘籠行都道中時有與琰宿不平者遥見琰名著幘籠從而視之遂白之太祖以爲琰腹誹心謗乃收付獄髠刑輸徒前所白琰者又復白之云琰爲徒虬鬚直視心似不平時太祖亦以爲然遂欲殺之乃使清公大吏往經營琰敕吏曰三日期消息琰不悟後數日吏故白琰平安公忿然曰崔琰必欲使孤行刀鋸乎吏以是教告琰琰謝吏曰我殊不宜不知公意至此也遂自殺

始琰與司馬朗善晉宣王方壯琰謂朗曰子之弟聰哲明允剛斷英跱殆非子之所及也臣松之案跱或作特竊謂英特爲是也朗以爲不然而琰每秉此論琰從弟林少無名望雖姻族猶多輕之而琰常曰此所謂大器晚成者也終必遠至涿郡孫禮盧毓始

入軍府琰又名之曰孫疏亮亢烈剛簡能斷盧
清警明理百鍊不消皆公才也後林禮疏咸至
鼎輔及琰友人公孫方宋階早卒琰撫其遺孤
恩若己子其鑒識篤義類皆如此魏略曰明帝時崔林嘗與司空陳羣共論冀州人士稱琰為首羣以智不存身貶之林曰大丈夫為有邂逅耳即如卿諸人良足貴乎初太
祖性忌有所不堪者魯國孔融融字文舉續漢書曰融孔子二十世孫也高祖父尚鉅鹿太守父宙太山都尉融幼有異才時河南尹李膺有重名敕門下簡通賓客非當世英賢及通家子孫弗見也融年十餘歲欲觀其為人遂造膺門語門者曰我李君通家子孫也膺見融問曰高明父祖嘗與僕周旋乎融曰然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君累世通家也衆坐奇之僉曰異童子也太中大夫陳煒後至同坐以告煒煒曰人小時了了者大亦未必奇也融答曰即如所言君之幼時豈實慧乎膺大笑顧謂曰高明長大必

爲偉器山陽張儉以忠正爲中常侍侯覽所忿侯覽爲刊章
下州郡捕儉儉與融兄褒有舊亡投褒遇褒出時融年十六
儉以其少不告也融知儉長者有窘迫色謂曰吾獨不能爲
君主邪因留舍藏之後事泄相國以下密就掩捕儉得脫走
登時收融及褒送獄融曰保納藏舍者融也融當坐之褒曰
彼來求我罪我之由非弟之過我當坐之兄弟爭死郡縣疑
不能決乃上讞詔書令褒坐焉融由是名震遠近與平原陶
丘洪陳留邊讓並以俊秀爲後進冠蓋融持論經理不及讓
等而逸才宏博過之司徒大司馬辟舉高第累遷北軍中候
虎賁中郎將北海相時年二十八承黃巾殘破之後脩復城邑
崇學校設庠序舉賢才顯儒士以彭璆爲方正邴原爲有道
王脩爲孝廉告高密縣爲鄭玄特立一鄉名爲鄭公鄉又國
人無後及四方游士有死亡者皆爲棺木以殯葬之郡人甄
子然孝行知名早卒融恨不及之乃令配食縣社其禮賢如
此在郡六年劉備表融青州刺史建安元年徵還爲將作大
匠遷少府每朝會訪對融輙爲議主諸卿大夫寄名而已　司
馬彪九州春秋曰融在北海自以智能優贍溢才命世當時
豪傑皆不能及亦自許大志且欲舉軍曜甲與羣賢要功自
於海岱結殖根本不肯碌碌如平居郡守事方伯赴期會而
已然其所任用好奇取異皆輕剽之才至於稽古之士謬爲

恭敬禮之雖備不與論國政也高密鄭玄稱之鄭公執子孫
禮及高談教令盈溢官曹辭氣溫雅可玩而誦論事考實難
可悉行但能張磔網羅其自理甚疏租賦少稽一朝殺五部
督郵姦民汙吏猾亂朝市亦不能治幽州精兵亂至徐州卒
到城下舉國皆恐融直出說之令無異志遂與別校謀夜覆
幽州幽州軍敗悉有其衆無幾時還復叛亡黃巾將至融大
飲醉酒躬自上馬禦之涞水之上寇令上部與融相拒兩翼
徑涉水直到所治城城潰融不得入轉至南縣左右稍叛連
年傾覆事無所濟遂不能保鄣四境棄郡而去後徙徐州以
北海相自還領青州刺史治郡北陲欲附山東外接遼東得
戎馬之利建樹根本孤立一隅不與共也于時曹袁公孫共
相首尾戰士不滿數百穀不至萬斛王子法劉孔慈凶辯小
才信爲腹心左丞祖劉義遜清儁之士備在坐席而已言此
民望不可失也丞祖勸融自託彊國融不聽而殺之義遜棄
去遂爲袁譚所攻自春至夏城小寇衆流矢雨集然融憑几
安坐讀書論議自若城壞衆亡身奔山東室家爲譚所虜張
璠漢紀曰融在郡八年僅以身免帝初都許融以爲宜略依
舊制定王畿正司隸所部爲千里之封乃引公卿上書言其
義是時天下草創曹袁之權未分融所建明不識時務又天
性氣爽頗推平生之意狎侮太祖太祖制酒禁而融書啁之

曰天有酒旗之星地列酒泉之郡人有旨酒之德故堯不飲千鍾無以成其聖且桀紂以色亡國今令不禁婚姻也太祖外雖寬容而內不能平御史大夫郗慮知旨以法免融官歲餘拜太中大夫雖居家失勢而賓客日滿其門愛才樂酒常歎曰坐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吾無憂矣虎賁士有貌似蔡邕者融每酒酣輒引與同坐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其好士如此

續漢書曰太尉楊彪與袁術婚姻術僭號太祖與彪有隙因是執彪將殺焉融聞之不及朝服往見太祖曰楊公累世清德四葉重光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以袁氏之罪乎易稱積善餘慶但欺人耳太祖曰國家之意也融曰假使成王欲殺召公則周公可得言不知邪今天下纓緌縉紳之士所以瞻仰明公者以明公聰明仁智輔相漢朝舉直措枉致之雍熙耳今横殺無辜則海內觀聽誰不解體孔融魯國男子明日便當褰衣而去不復朝矣太祖意解遂理出彪魏氏春秋曰袁紹之敗也融與太祖書曰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太祖以融學博謂書傳所紀見後問之對曰以今度之想其當然耳十三年融對孫權使有訕謗之言坐棄市二子年八歲時方弈棊融被收端坐不起左右曰而父見執不起何也二子曰安有巢毀而卵不破者乎遂俱見殺融有高名清才世多哀之太祖懼遠近之議也乃令曰太中大夫孔

融既伏其罪矣然世人多採其虛名少於核實見融浮豔好作變異眩其詭詐不復察其亂俗也此州人說平原禰衡受傳融論以為父母與人無親譬若缻器寄盛其中又言若遭饑饉而父不肖寧贍活餘人融違天反道敗倫亂理雖肆市朝猶恨其晚更以此事列上宣示諸軍將校掾屬皆使聞見世語曰融二子皆齠齔融見收顧謂二子曰何以不辭二子俱曰父尚如此復何所辭以為必俱死也 臣松之以為世語云融二子不辭知必俱死猶差可安如孫盛之言誠所未譬八歲小兒能玄了禍福聰明特達卓然既遠則其憂樂之情宜其有過成人安有見父收執而曾無變容弈棊不起若在暇豫者乎昔申生就命言不忘父不以己身將死而廢念父之情也父安猶尚若茲而況於顛沛哉盛以此為美談無乃賊夫人之子與蓋由好奇情多而不知言之傷理

南陽許攸

魏略曰攸字子遠少與袁紹及太祖善初平中隨紹在冀州嘗在坐席言議官渡之役諫紹勿與太祖相攻語在紹傳紹自以彊盛必欲極其兵勢攸知不可為謀乃亡詣太祖紹破走及後得冀州攸有功焉攸自恃勳勞時與太祖相戲每在席不自限齊至呼太祖小字曰某甲卿不得我不得冀州也太祖笑曰汝言是也然內嫌之其後從行出鄴東門顧謂左右曰此家非得我則不得出入此門

也人有白者
遂見收之
婁圭皆以恃舊不虔見誅
魏略曰婁圭字子伯少與太祖有舊初平中在荊州北界合衆後詣太祖太祖以爲大將不使典兵常在坐席言議及河北平定隨在冀州其後太祖從諸子出游子伯時亦隨從子伯顧謂左右曰此家父子如今日爲樂也人有白者太祖以爲有腹誹意遂收治之
吳書曰子伯少有猛志常歎息曰男兒居世會當得數萬兵千匹騎著後耳儕輩笑之後坐藏亡命被繫當死得踰獄出捕者追之急子伯乃變衣服如助捕者吏不能覺遂以得免會天下義兵起子伯亦合衆與劉表相依後歸曹公遂爲所待軍國大計常與焉劉表亡曹公向荊州表子琮降以節迎曹公諸將皆疑詐曹公以問子伯子伯曰天下擾攘各貪王命以自重今以節來是必至誠曹公曰大善遂進兵寵秩子伯家累千金曰婁子伯富樂於孤但勢不如孤耳從破馬超等子伯功爲多曹公常歎曰子伯之計孤不及也後與南郡習授同載見曹公出授曰父子如此何其快耳子伯曰居世間當自爲之而但觀他人乎授乃白之遂見誅　魚豢曰古人有言曰得鳥者羅之一目也然張一目之羅終不得鳥矣鳥能遠飛遠飛者六翮之力也然無衆毛之助則飛不遠矣以此推之大魏之作雖有功臣亦未必非茲輩胥附之由也
而

琰最爲世所痛惜至今冤之世語曰琰兄孫諒字士文以簡素稱仕晉爲尚書大鴻臚荀綽冀州記云諒卽琰之孫也

毛玠傳

毛玠字孝先陳留平丘人也少爲縣吏以清公稱將避亂荊州未至聞劉表政令不明遂往魯陽太祖臨兗州辟爲治中從事玠語太祖曰今天下分崩國主遷移生民廢業饑饉流亡公家無經歲之儲百姓無安固之志難以持久今袁紹劉表雖士民衆彊皆無經遠之慮未有樹基建本者也夫兵義者勝守位以財宜奉天子以令

不臣脩耕植畜軍資如此則霸王之業可成也
太祖敬納其言轉幕府功曹太祖爲司空丞相
玠嘗爲東曹掾與崔琰並典選舉其所舉用皆
清正之士雖於時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
得進務以儉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
自勵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太祖歎曰用
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復何爲哉文帝爲五
官將親自詣玠屬所親眷玠答曰老臣以能守
職幸得免戾今所說人非遷次是以不敢奉命
大軍還鄴議所并省玠請謁不行時人憚之咸

欲省東曹乃共白曰舊西曹爲上東曹爲次宜省東曹太祖知其情令曰日出於東月盛於東凡人言方亦復先東何以省東曹遂省西曹初太祖平柳城班所獲器物特以素屏風素馮几賜玠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賜君古人之服玠居顯位常布衣蔬食撫育孤兄子甚篤賞賜以振施貧族家無所餘遷右軍師魏國初建爲尚書僕射復典選舉先賢行狀曰玠雅亮公正在官清恪其典選舉拔貞實斥華僞進遜行抑阿黨諸宰官治民功績不著而私財豐足者皆免黜停廢久不選用于時四海翕然莫不勵行至乃長吏還者垢面羸衣常乘柴車軍吏入府朝服徒行人擬壺飧之絜家象濯纓之操貴者無穢欲之累賤者絕姦貨之求吏絜於上俗移乎下民到

于今稱之時太子未定而臨菑侯植有寵玠密諫曰近者袁紹以嫡庶不分覆宗滅國廢立大事非所宜聞後羣寮會玠起更衣太祖目指曰此古所謂國之司直我之周昌也崔琰既死玠內不悅後有白玠者出見黥面反者其妻子沒爲奴婢玠言曰使天不雨者蓋此也太祖大怒收玠付獄大理鍾繇詰玠曰自古聖帝明王罪及妻子書云左不共左右不共右予則孥戮女司寇之職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槀漢律罪人妻子沒爲奴婢黥面漢法所行黥墨之刑存於

古典今眞奴婢祖先有罪雖歷百世猶有黥面供官一以寬良民之命二以宥并罪之辜此何以負於神明之意而當致旱案典謨急恒寒若舒恒燠若寬則亢陽所以爲旱玠之吐言以爲寬邪以爲急也急當陰霖何以反旱成湯聖世野無生草周宣令主旱魃爲虐亢旱以來積三十年歸咎黥面爲相值不衞人伐邪師興而雨罪惡無徵何以應天玠譏謗之言流於下民不悅之聲上聞聖聽玠之吐言勢不獨語時見黥面凡爲幾人黥面奴婢所識知邪何緣得見對

之歎言時以語誰見荅云何以何日月於何處
所事已發露不得隱欺具以狀對玠曰臣聞蕭
生縊死困於石顯賈子放外讒在絳灌白起賜
劒於杜郵晁錯致誅於東市伍員絶命於吳都
斯數子者或妬其前或害其後臣垂齠執簡累
勤取官職在機近人事所竄屬臣以私無勢不
絶語臣以冤無細不理人情淫利爲法所禁法
禁於利勢能害之青蠅橫生爲臣作謗謗臣之
人勢不在他昔王叔陳生爭正王廷宣子平理
命舉其契是非有宜曲直有所春秋嘉焉是以

書之臣不言此無有時人說臣此言必有徵要乞蒙宣子之辨而求王叔之對若臣以曲聞即刑之日方之安駟之贈賜劒之來比之重賞之惠謹以狀對時桓階和洽進言救玠玠遂免黜卒于家孫盛曰魏武於是失政刑矣易稱明折庶獄傳有舉直措枉庶獄明則國無怨民枉直當則民無不服未有徵青蠅之浮聲信浸潤之譖訴可以允釐四海惟清緝熙者也昔者漢高獄蕭何出復相之玠之一責永見擯放二主度量豈不殊哉太祖賜棺器錢帛拜子機郎中

徐奕傳

徐奕字季才東莞人也避難江東孫策禮命之奕改姓名微服還本郡太祖爲司空辟爲掾屬

從西征馬超超破軍還時關中新服未甚安留弈為丞相長史鎮撫西京西京稱其威信轉為雍州刺史復還為東曹屬丁儀等見寵於時並害之而弈終不為動魏書曰或謂弈曰夫以史魚之直孰與蘧伯玉之智丁儀方貴重宜思所以下之弈曰以公明聖儀豈得久行其為乎且姧以事君者吾所能禦也子寧以他規我傅子曰武皇帝至明也崔琰徐弈一時清賢皆以忠信顯於魏朝丁儀閒之徐弈失位而崔琰被誅出為魏郡太守太祖征孫權徙為留府長史謂弈曰君之忠亮古人不過也然微太嚴昔西門豹佩韋以自緩夫能以柔弱制剛彊者望之於君也今使君統留事孤無復還顧之憂也魏國既建為尚書

復典選舉遷尚書令太祖征漢中魏諷等謀反中尉楊俊左遷太祖歎曰諷所以敢生亂心以吾爪牙之臣無遏姦防謀者故也安得如諸葛豐者使代俊乎桓階曰徐奕其人也太祖乃以奕爲中尉手令曰昔楚有子玉文公爲之側席而坐汲黯在朝淮南爲之折謀詩稱邦之司直君之謂與在職數月疾篤乞退拜諫議大夫卒魏書曰文帝每與朝臣會同未嘗不嗟歎思奕之爲人奕無子詔以其族子統爲郎以奉奕後

何夔傳

何夔字叔龍陳郡陽夏人也曾祖父熙漢安帝

時官至車騎將軍華嶠漢書曰熙字孟孫少有大志不拘小節身長八尺五寸體貌魁梧善為容儀舉孝廉為謁者贊拜殿中音動左右和帝偉之歷位司隸校尉大司農永初三年南單于與烏丸俱反以熙行車騎將軍征之累有功烏丸請降單于復稱臣如舊會熙暴疾卒夔幼喪父與母兄居以孝友稱長八尺三寸容貌矜嚴魏書曰漢末閹官用事夔從父衡為尚書有直言由是在黨中諸父兄皆禁固夔歎曰天地閉賢人隱故不應宰司之命避亂淮南後袁術至壽春辟之夔不應然遂為術所留久之術與橋蕤俱攻圍蘄陽蘄陽為太祖固守術以夔彼郡人欲脅令說蘄陽夔謂術謀臣李業曰昔柳下惠聞伐國之謀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斯言何為至於我哉遂遁匿灊山術

知夔終不爲已用乃止術從兄山陽太守遺母
夔從姑也是以雖恨夔而不加害建安二年夔
將還鄉里度術必急追乃間行得免明年到本
郡頃之太祖辟爲司空掾屬時有傳袁術軍亂
者太祖問夔曰君以爲信不夔對曰天之所助
者順人之所助者信術無信順之實而望天人
之助此不可以得志於天下夫失道之主親戚
叛之而況於左右乎以夔觀之其亂必矣太祖
曰爲國失賢則亡君不爲術所用亂不亦宜乎
太祖性嚴掾屬公事往往加杖夔常畜毒藥誓

死無辱是以終不見及孫盛曰夫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是以上下休嘉道光化洽公府掾屬古之造士也必擢時儁搜揚英逸得其人則論道之任隆非其才則覆餗之患至苟有疵釁刑黜可也加其捶扑之罰肅以小懲之戒豈且尊之以德齊之以禮之謂與然士之出處宜度德投趾可不之節必審於所蹈故高尚之徒抗心於青雲之表豈王侯之所能臣名器之所羈紲哉自非此族委身世塗否泰榮辱制之由時故箕子安於孥戮柳下惠於三黜蕭何周勃亦在縲紲夫豈不辱君命故也夔知時制而甘其寵挾藥要君以避微恥詩云唯此褊心何夔其有焉放之可也宥之非也出為城父令魏書曰自劉備叛後東南多變太祖以陳羣為酇令夔為城父令諸縣皆用名士以鎮撫之其後吏民稍定遷長廣太守郡濱山海黃巾未平豪傑多背叛袁譚就加以官位長廣縣人管承徒衆三千餘家為寇害議者欲舉兵攻之夔曰承等非生而樂亂也習於亂不能自還

未被德教故不知反善今兵迫之急彼恐夷滅必并力戰攻之旣未易拔雖勝必傷吏民不如徐喻以恩德使容自悔可不煩兵而定乃遣郡丞黃珍往爲陳成敗承等皆請服夔遣吏成弘領校尉長廣縣承等郊迎奉牛酒詣郡牟平賊從錢衆亦數千夔率郡兵與張遼共討定之東牟人王營衆三千餘家脅昌陽縣爲亂夔遣吏王欽等授以計略使離散之旬月皆平定是時太祖始制新科下州郡又收租稅緜絹夔以郡初立近以師旅之後不可卒繩以法乃上言曰

何夔

自喪亂已來民人失所今雖小安然服教日淺
所下新科皆以明罰勑法齊一大化也所領六
縣疆域初定加以饑饉若一切齊以科禁恐或
有不從教者有不從教者不得不誅則非觀民
設教隨時之意也先王辨九服之賦以殊遠近
制三典之刑以平治亂愚以爲此郡宜依遠域
新邦之典其民閒小事使長吏臨時隨宜上不
背正法下以順百姓之心比及三年民安其業
然後齊之以法則無所不至矣太祖從其言徵
還參丞相軍事海賊郭祖寇暴樂安濟南界州

郡苦之太祖以夔前在長廣有威信拜樂安太
守到官數月諸城悉平入爲丞相東曹掾夔言
於太祖曰自軍興以來制度草創用人未詳其
本是以各引其類時忘道德夔聞以賢制爵則
民慎德以庸制祿則民興功以爲自今所用必
先核之鄉閭使長幼順叙無相踰越顯忠直之
賞明公實之報則賢不肖之分居然別矣又可
脩保舉故不以實之令使有司別受其負在朝
之臣時受教與曹並選者各任其責上以觀朝
臣之節下以塞爭競之源以督羣下以率萬民

如是則天下幸甚太祖稱善魏國旣建拜尚書

僕射魏書曰時丁儀兄弟方進寵儀與夔不合尚書傅選謂夔曰人不相好已甚子友毛玠玠等儀已害之矣子宜少下之夔曰爲不義適足害其身焉能害人且懷姧佞之心立於明朝其得久乎夔終不屈志儀後果以凶爲敗

文帝爲太子以涼茂爲太傅夔爲少傅特命二

傅與尚書東曹並選太子諸侯官屬茂卒以夔

代茂每月朔太傅入見太子太子正法服而禮

焉他日無會儀夔遷太僕太子欲與辭宿戒供

夔無往意乃與書請之夔以國有常制遂不往

其履正如此然於節儉之世最爲豪汰文帝踐

阼封成陽亭侯邑三百戶疾病屢乞遜位詔報

曰蓋禮賢親舊帝王之常務也以親則君有輔弼之勳焉以賢則君有醇固之茂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今君疾雖未瘳神明聽之矣君其即安以順朕意薨謚曰靖侯子曾嗣咸熙中爲司徒

干寶晉紀曰曾字穎考正元中爲司隷校尉時毋丘儉孫女適劉氏以孕繫廷尉女母荀爲武衛將軍荀顗所表活既免辭詣廷尉乞爲官婢以贖女命曾使主簿程咸爲議議曰大魏承秦漢之弊未及革制所以追戮已出之女誠欲殄醜類之族也若已產育則成他家之母於防則不足懲姧亂之源於情則傷孝子之恩男不御罪於他族而女獨嬰戮於二門非所以哀矜女弱均法制之大分也臣以爲在室之女可從父母之刑既醮之婦使從夫家之戮朝廷從之乃定律令 晉諸公讚曰曾以高雅稱加性純孝位至太宰封朗陵縣公年八十餘薨謚曰元公子劭嗣劭字敬祖才識深博有經國體儀位亦至太宰謚康公子蕤嗣劭庶兄遵字思祖有幹能少經清職終於太僕遵子綏字伯蔚亦以幹

事稱永嘉中爲尚書爲司馬越所殺傳子稱曾及荀顗曰以文王之道事其親者其潁昌何侯乎其荀侯乎古稱曾閔今曰荀何乃盡其心以事其親外崇禮讓以接天下孝子百世之宗仁人天下之令也有能行仁孝之道者君子之儀表矣

邢顒傳

邢顒字子昂河間鄚人也舉孝廉司徒辟皆不就易姓字適右北平從田疇游積五年而太祖定冀州顒謂疇曰黄巾起來二十餘年海内鼎沸百姓流離今聞曹公法令嚴民厭亂矣亂極則平請以身先遂裝還鄉里田疇曰邢顒民之先覺也乃見太祖求爲鄉導以克柳城太祖辟顒爲冀州從事時人稱之曰德行堂堂邢子昂

除廣宗長以故將喪棄官有司舉正太祖曰顒篤於舊君有一致之節勿問也更辟司空掾除行唐令勸民農桑風化大行入爲丞相門下督遷左馮翊病去官是時太祖諸子高選官屬令曰侯家吏宜得淵深法度如邢顒輩遂以爲平原侯植家丞顒防閑以禮無所屈撓由是不合庶子劉楨書諫植曰家丞邢顒北土之彥少秉高節玄靜澹泊言少理多眞雅士也楨誠不足同貫斯人並列左右而楨禮遇殊特顒反疏簡私懼觀者將謂君侯習近不肖禮賢不足採庶

邢顒

子之春華志家丞之秋實爲上招誘其罪不小
以此反側後參丞相軍事轉東曹掾初太子未
定而臨菑侯植有寵丁儀等並贊翼其美太祖
問顒顒對曰以庶代宗先世之戒也願殿下深
重察之太祖識其意後遂以爲太子少傅遷太
傅文帝踐阼爲侍中尚書僕射賜爵關內侯
出爲司隸校尉徙太常黃初四年薨子友嗣晉諸
公贊曰顒曾孫喬字曾伯有體量局幹美於當世歷清
職元康中與劉輿俱爲尚書吏部郎稍遷至司隸校尉

鮑勛傳

鮑勛字叔業泰山平陽人也漢司隸校尉鮑宣

九世孫宣後嗣有從上黨徙泰山者遂家焉勛父信靈帝時爲騎都尉大將軍何進遣東募兵後爲濟北相協規太祖身以遇害語在董卓傳武帝紀

魏書曰信父丹官至少府侍中世以儒雅顯少有大節寛厚愛人沈毅有謀大將軍何進辟拜騎都尉遣歸募兵得千餘人還到成皋而進已遇害信至京師董卓亦始到信知卓必爲亂勸袁紹襲卓紹畏卓不敢發語在紹傳信乃引軍還鄉里收徒衆二萬騎七百輜重五千餘乘是歲太祖始起兵於己吾信與弟韜以兵應太祖太祖與袁紹表信行破虜將軍韜裨將軍時紹衆最盛豪傑多向之信獨謂太祖曰夫略不世出能總英雄以撥亂反正者君也苟非其人雖彊必斃君殆天之所啓遂深自結納太祖亦親異焉汴水之敗信被創韜在陣戰亡紹劫奪韓馥位遂據冀州信言於太祖曰姦臣乘釁蕩覆王室英雄奮節天下嚮應者義也今紹爲盟主因權專利將自生亂是復有一卓也若抑之則力不能制祇以遘難又何能濟且可規大河之南以待其變太祖善之太祖爲東郡太守表信爲濟北相會黃巾大

衆入州界劉岱欲與戰信止之岱不從遂敗語在武紀太祖以賊恃勝而驕欲設奇兵挑擊之於壽張先與信出行戰地後步軍未至而卒與賊遇遂接戰信殊死戰以救太祖太祖僅得潰圍出信遂歿時年四十一雖遭亂起兵家本脩儒治身至儉而厚養將士居無餘財士以此歸之

建安十七年太祖追錄信功表封勛兄邵新都亭侯魏書曰邵有父風太祖嘉之加拜騎都尉使持節邵薨子融嗣辟勛丞相掾魏書曰勛清白有高節知名於世二十二年立太子以勛為中庶子徙黃門侍郎出為魏郡西部都尉太子郭夫人弟為曲周縣吏斷盜官布法應棄市太祖時在譙太子留鄴數手書為之請罪勛不敢擅縱具列上勛前在東宮守正不撓太子固不能悅及重此事恚望滋甚會郡界休

兵有失期者密勑中尉奏免勛官久之拜侍御史延康元年太祖崩太子即王位勛以駙馬都尉兼侍中文帝受禪勛每陳今之所急唯在軍農寬惠百姓臺榭苑囿宜以為後文帝將出游獵勛停車上疏曰臣聞五帝三王靡不明本立教以孝治天下陛下仁聖惻隱有同古烈臣冀當繼蹤前代令萬世可則也如何在諒闇之中脩馳騁之事乎臣冒死以聞唯陛下察焉帝手毀其表而競行獵中道頓息問侍臣曰獵之為樂何如八音也侍中劉曄對曰獵勝於樂勛抗

辭曰夫樂上通神明下和人理隆治致化萬邦咸乂故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況獵暴華蓋於原野傷生育之至理櫛風沐雨不以時隙哉昔魯隱觀漁於棠春秋譏之雖陛下以為務愚臣所不願也因奏劉曄佞諛不忠阿順陛下過戲之言昔梁丘據取媚於遄臺曄之謂也請有司議罪以清皇朝帝怒作色罷還即出勛為右中郎將黃初四年尚書令陳羣僕射司馬宣王並舉勛為宮正宮正即御史中丞也帝不得已而用之百寮嚴憚罔不肅然六年秋帝欲征吳羣臣

大義勛面諫曰王師屢征而未有所克者蓋以
吳蜀唇齒相依憑阻山水有難拔之勢故也往
年龍舟飄蕩隔在南岸聖躬蹈危臣下破膽此
時宗廟幾至傾覆爲百世之戒今又勞兵襲遠
日費千金中國虛耗令黠虜玩威臣竊以爲不
可帝益忿之左遷勛爲治書執法帝從壽春還
屯陳留郡界太守孫邕見出過勛時營壘未成
但立摽埒邕邪行不從正道軍營令史劉曜欲
推之勛以塹壘未成解止不舉大軍還洛陽曜
有罪勛奏絀遣而曜密表勛私解邕事詔曰勛

指鹿作馬收付廷尉廷尉法議正刑五歲三官駮依律罰金二斤帝大怒曰勛無活分而汝等敢縱之收三官巳下付刺姦當令十鼠同穴太尉鍾繇司徒華歆鎮軍大將軍陳羣侍中辛毗尚書衛臻守廷尉高柔等並表勛父信有功於太祖求請勛罪帝不許遂誅勛勛內行旣脩廉而能施死之日家無餘財後二旬文帝亦崩莫不爲勛歎恨

司馬芝傳

司馬芝字子華河內溫人也少爲書生避亂荆

司馬芝

州於魯陽山遇賊同行者皆棄老弱走芝獨坐守老母賊至以刃臨芝芝叩頭曰母老唯在諸君賊曰此孝子也殺之不義遂得免害以鹿車推載母居南方十餘年躬耕守節太祖平荆州以芝為菅長時天下草創多不奉法郡主簿劉節舊族豪俠賓客千餘家出為盜賊入亂吏治頃之芝差節客王同等為兵掾史據白節家前後未嘗給繇若至時藏匿必為留負芝不聽與節書曰君為大宗加股肱郡而賓客每不與役既衆庶怨望或流聲上聞今條同等為兵幸時發

遣兵已集郡而節藏同等因令督郵以軍興詭責縣縣掾史窮困乞代同行芝乃馳檄濟南具陳節罪太守郝光素敬信芝即以節代同行青州號芝以郡主簿爲兵遷廣平令征虜將軍劉勳貴寵驕豪又芝故郡將賓客子弟在界數犯法勳與芝書不著姓名而多所屬託芝不報其書一皆如法後勳以不軌誅交關者皆獲罪而芝以見稱（魏略曰勳字子臺琅邪人中平末爲沛國建平長與太祖有舊後爲廬江太守爲孫策所破自歸太祖封列侯遂從在散伍議中勳兄爲豫州刺史病亡兄子威又代從政勳自恃與太祖有宿日驕慢數犯法又誹謗爲李申成所白收治并免威官）遷大理正有盜官練置都廁上者

吏疑女工收以付獄芝曰夫刑罪之失失在苛
暴今贓物先得而後訊其辭若不勝掠或至誣
服誣服之情不可以折獄且簡而易從大人之
化也不失有罪庸世之治耳今宥所疑以隆易
從之義不亦可乎太祖從其議歷甘陵沛陽平
太守所在有績黃初中入爲河南尹抑彊扶弱
私請不行會內官欲以事託芝不敢發言因芝
妻伯父董昭昭猶憚芝不爲通芝爲教與羣下
曰蓋君能設教不能使吏必不犯也吏能犯教
而不能使君必不聞也夫設教而犯君之劣也

司馬芝

犯教而闕吏之禍也君劣於上吏禍於下此政
事所以不理也可不各勉之哉於是下吏莫不
自勵門下循行嘗疑門幹盜簪幹辭不符曹執
爲獄芝教曰凡物有相似而難分者自非離婁
鮮能不惑就其實然循行何忍重惜一簪輕傷
同類乎其寢勿問明帝即位賜爵關內侯頃之
特進曹洪乳母當與臨汾公主侍者共事無澗
神（臣松之案無澗山名在洛陽東北）繫獄卞太后遣黃門詣府傳
令芝不通輒勑洛陽獄考竟而上疏曰諸應死
罪者皆當先表須報前制書禁絕淫祀以正風

俗今當等所犯妖刑辭語始定黃門吳達詣臣
傳太皇太后令臣不敢通迴懼有救護速聞聖聽
若不得已以垂宿留由事不早竟是臣之罪是
以冒犯常科輒勑縣考竟擅行刑戮伏須誅罰
帝手報曰省表明卿至心欲奉詔書以權行事
是也此乃卿奉詔之意何謝之有後黃門復往
慎勿通也芝居官十一年數議科條所不便者
其在公卿間直道而行會諸王來朝與京都人
交通坐免後爲大司農先是諸典農各部吏民
末作治生以要利入芝奏曰王者之治崇本抑

末務農重穀王制無三年之儲國非其國也管
子區言以積穀爲急方今二虜未滅師旅不息
國家之事唯在穀帛武皇帝特開屯田之官專
以農桑爲業建安中天下倉廩充實百姓殷足
自黃初以來聽諸典農治生各爲部下之計誠
非國家大體所宜也夫王者以海內爲家故傳
曰百姓不足君誰與足富足之由在於不失天
時而盡地力今商旅所求雖有加倍之顯利然
於一統之計已有不貲之損不如墾田益一畝
之收也夫農民之事田自正月耕種芸鋤條桑

耕熯種麥穫刈築場十月乃畢治廩繫橋運輸租賦除道理梁墐塗室屋以是終歲無日不爲農事也今諸典農各言留者爲行者宗田計課其力勢不得不爾不有所廢則當素有餘力臣愚以爲不宜復以商事雜亂專以農桑爲務於國計爲便明帝從之每上官有所召問常先見掾史爲斷其意故教其所以答塞之狀皆如所度芝性亮直不矜廉隅與賓客談論有不可意便面折其短退無異言卒於官家無餘財自魏迄今爲河南尹者莫及芝芝亡子岐嗣從河南

司馬芝

丞轉廷尉正遷陳留相梁郡有繫囚多所連及數歲不決詔書徙獄於岐屬縣縣請豫治牢具岐曰今囚有數十既巧詐難符且已倦楚毒其情易見豈當復久處囹圄邪及囚至詰之皆莫敢匿詐一朝決竟遂超爲廷尉是時大將軍爽專權尚書何晏鄧颺等爲之輔翼南陽圭泰嘗以言迕指考繫廷尉颺訊獄將致泰重刑岐數颺曰夫樞機大臣王室之佐既不能輔化成德齊美古人而乃肆其私忿枉論無辜使百姓危心非此焉在颺於是慙怒而退岐終恐久獲罪以疾

去官居家未朞而卒年三十五子肇嗣肇晉太康中爲

冀州刺史尚書見百官志

評曰徐弈何夔邢顒貴尚峻厲爲世名人毛玠

清公素履司馬芝忠亮不傾庶乎不吐剛茹柔

崔琰高格最優鮑勛秉正無虧而皆不免其身

惜哉大雅貴既明且哲虞書尚直而能溫自非

兼才疇克備諸

魏書　國志十二

崔毛徐何邢鮑司馬傳卷第十二